

吞月子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明之末季吾鄉有六狂生曰董幼安

志寧

王石雁

家勤

張雲生

夢錫

華吉甫

夏

陸贛庵

字焯

毛象來

聚奎

象來

象來

自號吞月子遭時偃蹇與其兄象臨彈射欣賞以文章
爲樂事其言曰天地逆旅光陰過客人生適意耳焉能
以吾身爲桎梏大塊旣勞我以形骸而腐儒老生復束
之以繩墨維達人之曠觀烏知吾南面王樂又曰有林
有泉有風有月有松竹有魚鳥有詩酒琴棋往者取之
使林泉吾有風月吾有松竹魚鳥吾有詩酒琴棋吾有

春月集序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而後耳目口鼻手足吾有而後耳目口鼻手足所歷之
時之日之月之歲吾有不則吾耳吾目吾口吾鼻吾手
足總不吾有也嗚呼天下有耳目口鼻手足不吾有以
吾身爲桎梏者何可勝道康居而肉食衣鮮而策肥如
游魚飛鳥釜中籠中歷少而壯而老將以爲名抑以爲
利風波勞勞無已時遂巡歲月而不知此身之所成其
精則搖搖其視聽也囂躄若乳羊曲以躋平結若秋蟬
啞以啞乎塵世肉囊愔愔不察斯非不持燭而經暗室
之所致哉惟先生則萬慮澄然天光內育題其所常讀

書之處曰吾人間世伯倫放情於荷鍾元亮適志於
籃舉抗陽竝麗掃夕耀明一枕黑甜三杯軟飽慷慨登
鬱情見乎詞真血性男子也文筆妙天下具大手眼顧
泊然苜蓿寒羶以獨伸其志凜凜英銳寧爲秋霜毋爲
檻羊識定則神閒氣充遇紛變而應之裕如至於成敗
禍福一任之於天無容以私智衡較其間卒瘡拮据皆
吾神仙事是則先生之志也先生之行也先生之文也
余於先生之所自道者擬以弁諸端而何敢贊一詞乎
顧謝山先生謂先生詩古文詞皆崛奇其宗人不能爲
之收拾竭力求之卒未得乃余小子竟得之其喜何如
爰就舊鈔略爲編訂分爲三卷益之以續者舊詩所輯
詩二首甬東正氣集所載異獸傳卽壁狐傳也凡文七
十五篇詩六首忻君紹如馮君孟顥精爲校勘付梓以
傳吞月子之文庶乎爭光日月矣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後學張壽鏞序

春星集序

二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毛戶部聚奎傳

全祖望撰

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都給事中宏之後爲人懷直剛果有節概少與其弟聚璧竝有聲時稱爲西舉雙鳳乙酉豫於六狂生之列幾爲夫已氏所害尋參瓜里幕府議以明經授戶部郎司餉事去奔走山海之間累遭名捕行遞得免而其家遂以此落晚年始歸初先生於庚寅辛卯間與吳于蕃管道復汪伯徵倪端木邦上周雪山爲社已而亡命及其歸也死亡星散竟以沈冥而卒所著有吞月子集六狂生之幸得終牖下者先生一人而已而亦無後君子哀之先生詩古文詞皆崛奇顧其宗人不能爲之收拾予竭力求之卒不得惟先大父贈公會錄其文數篇今存之傳中云

吞月子集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壽鏞案續香齋詩傳中所載文四篇曰方石銘曰輿人阜人丐人傳曰周乘六自序卷跋曰吞月銘皆在吞月子集中詩二首曰四明懷古曰謁文丞相祠惟四明懷古未錄梁蓮湖水部印續香齋詩時將孽狐傳原本所錄者刪去自註云此傳未錄馮君孟顓曾與之言謂不宜刪卒以文字忌諱未從蓮湖爲我至

友續耆舊詩之印有功鄉獻今世事遷變固不敢以今日而論及當時也

香月集

詞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戶部郎毛先生象來家傳

汪國撰

先生名聚奎鄞人也少負奇姿讀書喜擊劍慕古豪傑之事與其弟聚璧齊名時號西皋雙鳳初以郡明經貢入太學會乙西南都變聞浙東諸郡奉魯王監國紹興先生夙遊錢忠介公幕因參與軍事授戶部清吏司員外郎軍府之中贊畫居多復從航海出虎蹲蛟門諸峽賦詩張越公祠下慷慨激烈與諸公歃血相誓後忠介薨于行翁洲旋失守諸軍殲焉先生脫身歸里復圖恢復閱數年而又有六狂生之禍六狂生者華翰林夏王

香月集家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職方家勤楊石都文瓚董戶部志寧屠駕部獻宸其一卽先生皆鄞人也五人逮捕死獨先生跳而免當是時浙東人士聞先生名者重其行義多欲破家藏匿之先生喟然曰昔人有言孽自己作禍及他人吾忍效張儉之望門投止乎遂棄妻孥入海島所過螭灘鯨背之間尋謝晞髮王席帽諸公所嘗至地徬徨憑弔時時痛哭失聲所作詩文淒楚激越合雅掩騷海濱多誦傳之者嗚呼王室板蕩山河破碎志義之士爭出身以殉所天固其寔也至於身命有歸四海之內冠履既定無不息

心以效順者而吾邑諸君子願獨以區區之力欲噓已
息之燼此豈可得哉然而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千載而
下亦存其志而已矣國朝禁網疏闊自定鼎以後盡除
前代苛政卽明餘諸士名挂叛逆之條亦未嘗輒加以
孥僇之罪而廣柳複壁中亡命逃竄如先生輩者不少
其後詔書一切不問嗚呼此亦可以驗寬大之政也先
生晚年風波旣息始得旋里中與友人吳子蕃管聖一
汪伯端倪端本諸人結吟社于西臬咸推先生爲祭酒
邗上周雪山亦來入社雪山名維祚自署爲江南看發

月頭陀數君皆豪士而雪山才情尤雄厲與先生相得
甚善每酒酣賦詩悲歌流涕劍槩之聲相磨聞者皆心
驚膽掉蓋先生雖沈淪里巷而聞雞擊楫之志耿耿然
終未下膺也及數年諸君相繼謝世雪山亦歸揚旋歿
先生墨墨不樂未幾遂發病卒自先生卒後而西臺復
社之徒彫零略盡故高武部隱學哭之以詩曰胸中嶽
嶽何時已世上紛紛詎易任其所以悼惜之者至矣先
生博通經史而尤邃於春秋其古文高削廉悍不屑蹈
襲前人一字自臬堂先生外未有過之者嘗自號吞月

子而銘之曰屈爾首塞爾口咄咄子光在爾右又曰乾
九悔納西兌來與坎男齊其嚮蓋其所寄託如此

贊曰先生真振奇人哉夫燔妻子湛七族雖歷九死與
百折志義之士猶將甘之如飴然而吳市變名楚關削
匍隱忍以全生夫安知其不出于舊國舊君之故哉君
鄉全謝山太史搜羅四明文獻而于鼎革諸公尤三致
意焉獨先生之行事不盡詳幸毛氏之家乘在余得而
論次之且頗推見其隱焉

吞月子集目錄

卷一 詩

贈別馬靜庵師歸虞山四首

四明懷古

謁文丞相祠

卷二 文

周雪山詩稿序

張世調詩序

贈張容卿居雪竇序

吞月子集目錄

贈吳于菴序

序澱水蔣子近刻二首 代

汪伯徵猶存草序二首

跋周乘六冊子

鄭伯克段于鄆

贈仲子

繫獄

亥箴

滿箴

贊說

輿人阜人丐人傳

題彌勒像

薛白於先生私謚議

吞月銘

方石銘

亡姪淳甫殯銘

文學元瑜繆公行狀

告外祖父母墓文

春月集目錄

祭姪女文

代

方母楊孺人哀辭

代

祭外母朱太孺人文

哭鳳六亡弟辭

祭貞母袁太孺人文

祭范芝宇文

代

祭張翁文

代

祭陳翁文

代

祭周太翁文

代

祭馮式融文

祭陳封公文代

祭德林周先生文

祭謝親母文

奠封中丞高公文

祭岳母文代

祭范親母文代

楊媪方孺人哀誄代

壻祭岳母文代

春月集目錄

三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卷三文

壽愛巖翁六十序二首

壽鄭漢章五十序

李士元六十壽序

謝太母六旬壽序代

史公六十壽序

壽史公七十序二首

壽林翁六十序

壽顧文宇六旬序代

壽范母何太孀人序

壽孫錫蕃六十序

代

羣仙獻壽圖序

壽張母何太孀人序

代

黃母家慶圖序

題陳君小影

石擬一章

聘包宅啟

復梅宅聘書

代

春月壬集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復梅宅聘啟

代

復周宅啟

代

謨姪婚帖

穎姪婚帖

過俞宅約帖

孫氏女復啟

張聘鄭書

代

祭封孀人謝太叔母文

代

祭范驚百文

代

祭史及遂文

代

公奠陳母周夫人文

代

自誅文

代

讀胡友蠡先生傳

代

識斷

送董子石雲初授學博之任序

與鄒程邨論董文友禘致夫人辨

魯書自序

異獸傳

吞月子集

目錄

五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高都御史斗樞郊居詠贈毛象來

汪隱君應詔題毛象來吞月軒

倪評事元楷題毛象來吞月軒

高隱君斗權寄毛象來

徐明經鳳垣哭毛象來

高武部字泰哭毛象來

周莊吞月子制義序

徐霞鄰吞月子集誌

張讓三吞月子集記

王翼林題吞月子集

吞月子集 目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吞月子集卷一

明鄭縣毛聚奎象夾撰

詩

贈別馬靜庵師歸虞山

慘淡經年別相逢隔世人
聚燈驚喜牛樽酒笑言頻道
契空山月心開幽谷春
丈前日正永卻又悵歸塵
舊別留餘悵旋添今夕新
深情寄煙樹悲操泣沈鱗雲
阻前歸水舟隨欲盡春
落花不解意飛傍別離人
行行送夫子言至西江濱
惜別驚潮蚤貪遲忘話頻片

吞月子集卷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帆紫氣遠一笈白雲親
此去蕭蕭夜風傳兩地神

既怪春光短還傷吾道屯
昔年此地別今別昔年人
淚強和風咽愁翻帶笑
陳何時重話舊相對太平身

四明懷古

四明文物歷羣州
征戰相遭二十秋
逸老祠荒悲野草
黃公墓冷咽江流
長春花柳游人淚
東渡魚鹽過客愁
故國蕭蕭無限恨
白猿啼盡五更籌

謁文丞相祠

沈沈畫壁枕雲間
宋室孤臣不可攀
欲弔小樓迷蔓草

偶來古廟哭青山不驚鐵騎英雄壯嘗讀詩歌血淚斑
賴有王孫修薄薦春風春雨幾愁顏

吞月子集卷二

明鄞縣毛聚奎象來撰

文

周雪山詩稿序

詩本三百其教主於溫厚和平故諷刺至五噫而露贈別至河梁而淺閤怨至團扇而輕此嵇嶠先生之說也夫詩以道性情而性情所發其得之天者有正有奇感之人者有甚有不甚要當以我性情作我之詩以我之詩見我性情而不當以我性我情規摹於三百篇之性

吞月子集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情也孔子不得中行思魯狂士狂士唯不與中行政孔子思之謂其可入於道溫厚和平此詩之中行者也不必盡出於溫厚和平而直見我性情於詩者此詩之狂士者也舍我性情而規摹於三百篇之性之情以求當乎溫厚和平之目是則鄉愿而已矣天地間凡物之有聲者莫非詩凡有聲之詩莫不因其自然之性之情水之安流汨汨滔滔及其驚濤鼓怒也岳震雷奔可謂岳震雷奔者非水之正聲乎風之融融噓和解凍及其戰乎西北也擊石飛沙可謂擊石飛沙者非風之正聲

乎蟲聲嘒嘒鳥聲嚶嚶鶴鳴皋而聞野虎嘯谷而生風
龍不諧音於鳳猿不效響於麋可謂此之是而彼之非
乎故曰以我作詩不以詩作詩此作詩者也以我說詩
不以詩說詩此說詩者也不以我作不以我說於是詩
中多鄉愿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主褒貶詩主
美刺六經之有詩春秋在六官爲兵刑之用帝舜在上
干羽舞有苗格共工驩兜罪止放流而武周革命殺君
滅國五刑之屬其目三千至公孫僑古之遺愛乃鑄刑
鼎孔明王者之佐取法申韓亂國重而治國輕運會使
然聖賢亦大不得已也上世風俗淳厚雖極惡小人其
羞惡畏名義之心未盡漸滅故微言婉刺可以致規至
近世而頑鈍亡恥之習錮於膏肓矣痛詆極訶猶苦不
足於治顧欲下參苓之劑發傷寒七日之汗是宋襄之
仁義而梁武之好生也吾不與之論世矣邗江周子雪
山負磊落不羈之性遇坎坷齷齪之時而以其激烈慷
慨之詞發舒壘塊不平之氣故爲詩如哭如笑如怨如
怒如罵如詆筆之所至時有蒙公天狐火鞭石斧以助
之經營使豺狼兔竄伏亂榛荒棘之下股栗不敢喘

息吾喜其能不爲三百篇之詩而爲雪山周子之詩也
暗樓先生者起乃欲鄉愿我雪山宋襄梁武我雪山雪
山能無胸懣目張狂叫復發也哉嗟乎雪山天資奇邁
能狂於詩其入道亦決不在琴張曾皙之左世無孔子
安所取裁勉矣雪山毋徒雄據詩壇一片席也

張世調詩序

吾郡張子世調善詩古文詞壯事遊所至聲籍籍老而
病盲卧起一室戶外之屨常滿一日出其所著詩若干
卷問序於余余許之而弗違也記是時張子年六十微

香月集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爲壽而余亦未有以應閱今三年矣時時往來胸臆
間秋來余病甚幾不可起竊念此生於文字業中所必
不可已而不及了者凡十數則張子之序居一焉於是
稍問爲急草數語序之曰左丘失明援春秋以作傳史
記接武左氏然必歷覽名山大川而後成張子固饒史
才又遊轍類子長而有丘明之疾嘗與余言欲仿歷代
小史例序次時事成一代之書今願不暇而徒發之詠
歌以詩爲史是左馬杜甫合而爲一人宜其工而可傳
也張子之文更富於詩余茲序詩故不及其文嗚呼昔

臨淄命修作鵲鳥賦修辭不爲及暑賦成彌日而不獻
兩賢相厄妍醜各自知余於張子世調徵詩而不應序
其詩逡巡及三年然則張子之詩之文概可知矣

贈姚江張客卿師居雪竇序

吾師吾師之弟子也吾師之弟子今無所吾師矣吾師
逃而去之空空何有之鄉吾師將母吾師吾師之弟子
也舍曰吾師而師曰非吾師之師將母可舍曰吾君而
君曰非吾君之君舍曰吾父而父曰非吾父之父也吾
師將母曰吾則奈何吾師之弟子而君非吾君之君父

香月子集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吾父之父吾寧舍曰吾師而師曰吾師之師也然則
吾師誠吾師之弟子也其爲吾師之弟子者姚江張客
卿師也其曰吾師吾師之弟子者所爲道巖上人者也
上人居雪竇山以其侶覺悟來而香月子贈之宜曰贈
道巖上人序而今日贈姚江張客卿師者吾師吾師之
弟子也

贈吳于蕃先生序

于蕃吳先生博學獨行以詩古文辭名四方四方之轍
幾遍老而歸休於西巖之上足少痺然視聽猶昨丙夜

詠歌不衰一日過謂毛子曰疇余殆不免矣天者困余以飢寒而申之以疾病毛子乎余殆將不免登其堂親首之斑如工人告成事矣歸而遇仲子於塗則奉先生命運甌以修殯具毛子心壯之載之酒而賀之曰先生可謂有道之君子矣今人莫不貪生而怖死故有年八九十子孫毋得言後事言則彌日忽忽不樂至於伏簣遷延不能喘息猶嗚嗚作嬰兒聲呼天呼鬼神以冀須臾毋死備極酸醜可憐之狀今先生少病瘳刑無可死埋頭違違治具一似樂爲之者何其達哉夫生寄也死歸也有生必有死物之理也不以求而生不以多所諱而不死天之命也全吾所以生以俟乎死之自至所以盡理而立命也是故飢寒疾病者死之故而非所以死之故也天之以飢寒死先生者數矣然而先生之困於飢寒垂七十年則飢寒固不足以死之也飢寒不足以死之故將死之以疾病夫疾病則烏得毋死然世有不待疾病而死者矣則疾病非所以死之也王衍之排壤此何待疾病而死哉彼三窟之營以卻飢寒也卻飢寒以卻死也而究不死於飢寒而并不死於疾病所謂死

香月子集卷一

五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生有命也莫非命也死生爲大達乎此者無之乎窮通也無之乎謗譽也無之乎古今治亂也修身焉而已故曰知命之謂君子吳先生可不謂君子乎哉

序澱水蔣子近刻

代

年來放浪丘壑復爲勾章之遊擬備覽石窗玉几諸佳勝至則謝公屐已蹠蹠不得前小窻疏雨旅次寂寥困人適澱水蔣子過訪譙談懽甚繼出奇文若干篇餉余余展視見其綺麗峯簇光怪陸離一以爲赤壁丹崖一以爲錢沙嵌石一以爲靈樹仙芝時禽異羽一以爲金

春月子集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篆玉隸蘇徧昔銘前此康樂太史公搜討所不到因流連快讀作十日坐卧遊客有善操琴者鼓歌從之流水高山近在四壁雖未獲憑高永眺亦大慰於羈望矣余不日言旋有問余此遊孰與雲夢高丘之遊樂余將探行樸出一編傲之臨風欣賞應共漉酒相賀也嘻謂余已備覽石窗玉几諸佳勝可謂余已備覽鐵巖石樓雙谿三洞諸佳勝可

序澱水蔣子近刻

蔣子所居名澱水解曰澄澗不波素光照徹微颺暫拂

紋隱起如灑然與天孫雲錦脉凡世機杼自別此大地之至文也易有之風上水下曰渙水上風下曰井渙散也并整也文家之意如風筆行如水筆與意俱如風水之相比或整或散文成參錯而無不出之乎自然凝爲春華淡爲秋妝不知所以春秋也方者成珪員者成璧不知所以珪璧也此之謂出入天刻玉削荆鏤金翦綵雖工如畫而不化何以蔣子所居文心文境沾漬映發其必有得於斯矣雖然蔣子走千里客遊於明沂江流上下觀洪濤瀾汗左挾越右截吳迤延盤折而罔極也臨蛟關望東海沖融沈澆吐星出日喻百川而同萬流也大哉文章之觀乎吾惡知其所遊不增有得於其所居哉咄咄蔣子又以余前言爲杓也將毋

汪伯徵猶存草序

汪子少工詩已迺挾詩而遊所歷名山大川日眾所交畸人韻士日廣詩日富日益有名然貧困日益甚歸而卜室大江之澗室修廣方丈丈以外田夫所都鋤犁雜還汪子不得而有也負壁設木榻一榻右布几竅牆爲窗置坐具讀書其上古書數卷外茄瓢竹杖博山爐一

事圖書一匣而已風清月上汪子則攜所作詩沿江散
步且步且吟且吟且笑宿鳥驚噪雞犬亂叫籬落間牧
童媿婦皆麗汪子則大快吟笑自若一日訪吞月子於
皆春軒酒酣狂發血紋崢嶸起白眼中鬚髮倒豎曰嗟
乎古稱詩能窮人汪子一窮至此哉子其謂我何吞月
子曰嗟乎汪子不見園豕者乎滌牛者乎令汪子蚩蚩
作富侯家物鮮衣而肉食逸居而鼾寢誠無所苦亦有
何樂且夫於天地間而得爲人於人而得爲男子於男
子而得工爲詩而又得逍遙自賞於江山風月之下天

香月子集卷二

八十四明叢書

詩園刊本

生汪子如是不亦可乎汪子大笑因出所著猶存草一
編促書其弁而去汪子名應詔字伯徵能書能行草篆
隸諸體能奕能琴能歌顧又能詩

汪伯徵猶存草序

存者有弗存也汪子之於詩也當其作之無弗存也久
之有弗欲存之矣當其存之以爲無可弗存也久之則
又有弗欲存之矣故夫汪子之詩此其存焉爾此其百
十而一之存焉爾汪子曰詩與其作之而弗存也弗作
可也詩與其存之而弗久也弗存可也吾烏知此存焉

者之又久而必存焉乎故猶之猶之云則幾幾乎如欲
弗存之也若是乎汪子之存詩之嚴也夫存詩者汪子
也存汪子者詩也以汪子存汪子之詩則汪子爲政以
汪子之詩存汪子則非汪子爲政汪子以爲使人爲政
也毋寧使我自爲政也是故以汪子存汪子之詩如以
非汪子存汪子之詩如以非汪子之有大忌疾於汪子
者存汪子之詩而芟夷蘊崇之不少恕也然則觀於汪
子之詩而可以知汪子也觀於汪子之存詩而可以知
汪子之詩也嗟乎詩以存存乎以不存存乎詩存汪子
乎汪子存詩乎

跋周乘六册子

今日何日哉謂二三子死而不死亡而不亡區區獨早
自放棄以附於靡他之義諉曰予一介草莽臣敢告無
罪嗚呼薄乎云爾乃當世猶不啻愚之所貴識時則雄
爾肉食者謀之矣先皇帝御極十有七載其爲三百人
也者何限其爲三人九人二十七人也者何限窮博士
弟子辟九牛一毛與螻蟻何異岸然負太行而趨此直
知盡能索計畫無復之耳託之鴻飛冥冥爲名高也豸

不爲黍稷不爲稷僬僬磨磨甘心官師所不材噫實不材甚嗚呼自余棄諸生籍八年於茲而鴟音之日真吾耳也吾道非與吾何爲於此以今觀范子所哀乘六氏册則何以稱焉歲寒然後知松柏匹夫慕義何處不勉苟身初無所係於世或已矣不者月官一石米敢曰獨吾君也乎哉豎儒尺寸於國家何有皇帝厚精養之學宮則旣國士遇之矣中山君出亡二死士執戈從昔者一壺殮之遺也豈其十年二十年廩食於天家而置也若忘喪君有君焉嗚呼讀周孔之書從事仁義之說發

揮於文章帖括問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在是一日而獻之所不知何人之延陽陽如平常則吾不知之矣粵自制科來師與爲教而弟與爲習上與爲鶴而下與爲趨僉曰是足千人主出其金玉錦繡云云生死我者吾謂之君富貴我者吾謂之聖人然則姑舍曰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在是唯是千人主而出其金玉錦繡云云卑之比於一材一藝而止祿山大會凝碧池雷澥青投器慟哭彼優伶則何知舞象瞪目不拜猴部頭號擲自裂其衣被禽獸則又何知觀此册也毋爲高論從君貧

子容元亮所南諸君子而後所弗坐於塗炭俾後世謂不若猴馬然則庶幾乎范子曰冊爲周子哀爾吾子有言而不及周子何曰吾子爲周子哀斯冊也其止爲周子與抑亦兼爲夫凡爲周子與凡不爲周子歟周子之自述詳矣不辱君不辱先不辱師友終之有以自適周子也爲我問周子者不內齋符陽諸公之爲祖父不鳳林致虛元公芳洲諸先生之爲師不陳忠愍之爲友不故人徐某者之爲之死不饘粥足供而放情東西百里間將不爲周子乎哉故余爲夫凡爲周子與凡不爲周

言
子言也是吾子與周子之志也夫周子矣則何假於余

按周昌皆字乘六明諸生參錢肅樂幕見諸軍無進取志辭歸甲申後序當貢不就

鄭伯克段于鄆

秦始皇帝車裂嫪毐遷太后於離宮茅焦入諫皇自駕虛左迎太后歸甘泉夫虎狼之秦未可以子母常情動也當是時秦方有事天下而負遷母太后之名諸侯繇此叛秦焦之言有以中其所懼耳城頴誓而鄭伯悔其

母乃政之心乎雖然鄭伯而不之悔也鄭伯而既之悔也則亦立起而迎之歸耳於誓乎奚疑春秋之世盟誓交質日有聞口血未乾而刃刺其胸矣獨於子母之間必黃泉之言是踐何其敢於背義而不敢於背不義也穎考叔曰吾姑使吾君吾君夫人母子如初焉已矣隧而相見可也君子亦不非之以爲合於納約自牖之道

贈仲子

夫人子氏薨穀梁子曰隱公之妻也公羊子曰隱公之母也則未知其隱公之妻與隱公之母與然而必非桓

春用子集

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母也何言乎非桓公之母前而歸贈則曰仲子之贈後而考官則曰仲子之宮不與其夫人也稱夫人則仲子非也仲子非則左氏曰豫凶事非也左氏以子氏爲仲氏而薨在歸贈之二年故有生贈仲子之說揆之於事實爲不倫周之君臣不若斯之悖也仲子之喪蓋在隱元年之前與惠公後先耳然則名宰貶乎夫以貶貶不以生贈貶也抑不係乎宰之名不名也天王至尊宰承天王之使至重而下贈諸侯之妾據事特書貶有在矣不係乎宰之名不名也胡氏曰來贈仲子則名其

宰會葬成風王不稱天然則平王之世責專在臣惠襄
之世責端在君乎

鰲獄

漁人得鰲將易酤遇一僧乞米可滿鉢捐之不卽舍而
托鰲鉢中誦佛言以號施者已鰲齧僧鼻不可解卒之
酤家取刀斷鰲首而去時乙未秋七月也吞月子曰爲
德不卒僧之謂哉夫殺其身而有濟於物則爲之誠則
其鼻不至於殺身而鰲則可無殺胡竟以鰲殺也不忍
以人殺忍以吾殺是不利於吾則殺彼初非誠然不忍
也將以爲名抑以爲利今之治仁義者大都然矣雖然
忘厥德而反噬之鰲亦毒矣哉而卒於殺其身然則其
自殺之也毒人者毒於人天道昭昭可不戒歟

亥箴

箴盛也因亥而作故以年紀

小軒有紅梅一本春來花發滿枝簇簇不可以朶前此
十數年所未曾有也未幾花脫竟槁死公佩弟因言范
氏家園一本良復然凡物之盛極者衰可立俟儻傳所
謂天道與昔者魯再克而亡項百勝而隕虢社幾墟乃
奏桑田之捷唐室垂小猶俘蜀國之王斯亦花將槁而

反盛之效也箴曰

燈滅口有明壺罄勃作聲載號載笑厥理因君子鑒幾
著斯箴屠維二首下六身

滿箴 己亥著

入夏又三十許日矣甚雨孤燈有懷淒絕偶閱宋景濂
撲滿說喟然於滿之不可以久也乃作箴曰

先爲之極其何能益莫之益或之擊滿乎滿乎

贅說

吾身贅也贅附贅焉贅與贅附贅又贅焉參之兩之與

春月子集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贅而七矣是皆贅之累也則皆附之贅者之累也贅之
附者去去一贅矣爲贅也謀者又附之贅焉則贅之累
終無已也且前此之附贅者參之兩之雖贅也不知其
爲贅也又附之贅焉則參之兩之者贅之贅矣贅之贅
者必不自安於贅之贅則贅與贅累也久之安知贅者
不相化而亦以爲贅之贅也又附之贅又贅贅焉或參
之或兩之贅之累終無已也贅之累終無已者非衣食
之教誨之也今之爲贅者不同於古之爲贅者也贅者
誠愛其贅而不敢一日愛其贅也使一日而贅者有千

古之責贅者愛其贅而必不敢愛其贅也內顧而又附之贅者天如又附之贅而贅者藐如多一贅是多一繫也多一贅是多一濡也則贅者雖愛其贅而有時不能不愛其贅也其爲贅之累有甚於他之爲贅累者也是以不敢也作贅說

輿人阜人丐人傳

輿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乙酉之變夫妻同日縊死吾邑吳于蕃親見其事阜人者于姓江陰人南都旣破傳新縣官至于往執役如舊諦視良久歎曰世

春月子集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如此官人吾豈可爲之役遂歸縊死時新官爲湖州李某丐人者姓氏與邑里俱未詳闖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而縊詩云云詩鑑案詩云二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細常留在卑田院乞丐休存命一條

春月子曰夫輿人阜人丐人也而赴義汲汲若此可異也噓亡異也輿人阜人丐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則義其性之者也則亦有人而不輿人阜人丐人者乎夫人而不輿人阜人丐人者有矣不輿人阜人丐人而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余之爲三人立傳也擬曰輿公阜公丐公三先生傳旣而思之今所爲公之先生之者皆

其不與人卑人丐人者也舉與人卑人丐人而公之先生之是以所不人目之也殆於不人之也故從而人之之者人之也人之也者別於不與人卑人丐人而不人者也不異固所以異之

題彌勒像

咄看這賸笑甚的那裏來許多白飯黃齋乾屎橛糞成這箇大肚皮唉不也不也卻都是往古來今說不盡張家李家的是是非非若不開著這張口呵呵笑也還要脹得這肚皮比而今十二分大些

香月集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薛白於先生私諡孝定參議

夷齊相傳墨胎二子諡云二子窮餓西山於制無得諡理然其名其字別見春秋少陽則此爲諡容或然豈私諡古已有之中郎私諡朱公叔荀爽以爲非孫氏亦云諡從上贈非下之所造夫諡取列行要於其當黔康柳下惠女子之言千百世何能易也否則道奴文懿檜賊忠獻目鴟鴞爲神鳳豈不王言有赫哉獨朱穆比匪爲傷於文忠二字有媿諸儒論之良當蔡邕旣失身董卓應不審其不可也士君子立身唯是民彝天命大節所

在爲兢兢揚雄之恬退紀遠唐林之清苦李白之豪放
范質之謹廉華歆之識度馬融之才學非不各有可觀
大節一虧比於糞土之牆不可朽矣按史何曾褚淵皆
以孝友立德而令伯事祖母劉王太保事後母朱尤卓
卓至性過人劉彥西末路猖披王何依阿魏晉陳情一
表忍斥僞朝竟忘故主失其身以事其親吾且不知於
孝何如也前諸子又何足云薛白於先生善狀種種范
子獨據行節不爽諡曰孝定可謂識其大矣虧節辱親
不可言孝然則雖有他美抑不可以言定以定係孝以

孝徵定於先生何間焉嗚呼其風既往則遁身矯潔爲
高士有不談此者羣叫呼之矣抑吾聞婦行一士行百
一者以節見百者不僮以節見也薛先生誠大節皦皦
要於諸行純備爲足述故稱定焉譬諸竹挺然勁者節
也厥有本本撥則節有時墮本立節挺然而枝葉不茂
猶不可以稱全竹也君子務其全而可矣田畫賁鄒志
完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某旣景先
生之爲人而因有感於時所聞故附及之聊以自規并
願諸同志云

吞月銘

毛子題其所常讀書之處曰吞月人間世吳子于菴管
子聖一汪子伯徵倪子端木偕邗江周子雪山過焉請
所以命是名者毛子曰唯惟諸君子所貺之于蕃日月
渴於酒酒落月入舉杯吞之詩腸雪潑此楊公之詩自
擬李太白者也天地一朝萬物須臾樂彼醉鄉可以棲
遲是故伯倫放情於荷鍾元亮適志於籃輿吾子其有
託乎毛子曰都哉達雪山曰去私無言撤我豐屋萬慮
澄然天光內育穆穆金波入於其腹君子秉此以照四

吞月子集卷一

八十四明叢書

詩詞刊本

國吾子其有象乎毛子曰都哉聖聖一曰皎若飛鏡臨
於丹闕蝦蟆毒蟲入喉轟渴破壁槌環當空抹漆萬古
長夜有目盡瞎盜賊便利以藏身狐狸相賀而出宅吾
子其有憂患乎毛子曰都哉任伯徵曰金水之英太陰
之精抗陽竝麗尚夕耀明天不常晝厥生夜人赫赫斧
齒埋彼靈輪小往大來乾道乃亨吾子其有社之義乎
毛子曰都哉謹端木曰石紐之山吞彼月精天簡女狄
大禹挺生奕奕玄圭爰告厥成世溺胥矣魚鱉赭矣瞻
彼河洛功誰嗣矣吾子其西方美人之歌乎毛子曰都

哉思于蕃曰然則吾子何居毛子乃笑而作銘銘曰
屈爾首塞爾口咄子光在爾右又曰乾九悔納西兌來
與坎男齊其轡

方石銘

赤城有山焉其巒方也擊而取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
於如菽如粟亦方也人有以遺汪子伯徵者汪子珍而
藏之有過於袍笏而拜之吞月子曰世人惡方而好圓
而汪子之獨好夫方也雖然汪子非能好夫方也特其
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知汪子

吞月子集卷一

九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之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斯好也昔人有惡圓者終
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縱
不圓爲人稱之吾亦惡焉嗚呼夫天烏得而不謂之圓
也草有芝蘭亦有荆棘烏有鸞鳳亦有鴟鴞獸有麟虞
亦有豺虎且所謂荆棘鴟鴞豺虎者嘗多而勝而所謂
芝蘭鸞鳳麟虞者嘗少而不勝天亦委而從之無如何
嗚呼夫天烏得而不謂之圓也所貴君子之立天者有
如茲石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於如菽如粟而不失其
方故足好也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毋曰異哉吞

月子以方故至不得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爲銘
銘曰

於行義乎爾於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寧方爲
阜母圓爲王夫子觀象而歎曰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亡姪淳甫茂才殯銘

淳甫名今禹余弟象臨之冢子也象臨娶董氏舉淳甫
於崇禎壬午六月之晦時年二十一爾余與象臨就試
武林得報卽往術家推其所生月日僉云此星平合格
於法當貴是秋余兩人皆不第歸然余漢兒已三歲而

香月子集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象臨復舉淳甫王母徐太孀人膝下乃有兩曾孫亦不
寂寂也比長馴謹異常兒諸兒競前取果餌獨凝立不
動俟分與乃受之六歲就塾師上口成誦十三學制舉
義能讀左國秦漢及八大家爲文錯落多古致余每爲
古文詞輒取去置案頭朗誦不休若恍恍有會又善書
仿鍾顏筆意余文成使之寫道健可喜竊念余兄弟遭
時偃蹇所居眉不得伸唯是斯文一道互相彈射欣賞
爲家常一樂事已又得淳甫張吾後軍卽長不富貴吾
家讀書種子不絕矣亡何象臨以己亥八月二十日暴

亡象臨染沙症誤服藥死而毒發於肌淳甫守屍慟哭
三晝夜不絕家人止之弗聽余亦不忍止越十日遂
病病中與余經紀喪事言皆中窾練達如成人余私幸
象臨爲不亡刻醫診治病良瘥日可飯數數矣不戒於
食乃復然猶無必死理會母董適以是月婉婉而暈淳
甫心驚病遂劇越兩日死是爲十月之望後象臨死纔
五十四日年一十有八淳甫先聘俞氏女未娶於禮不
得立後余殮以成人禮於是月十七日殯之舍後鄭婆
橋之東北原去舍三百武而近庶朝夕望見之嗚呼淳
甫之病以父故病而劇以母故其病已瘥而復至於劇
不可療則余將護不謹之故也夫爰爲銘銘曰
是唯淳甫之室蓋象臨之冢男而吞月處士之姪何以
表之鐫此幽石尙永永無泐

明文學元瑜先生繆公行狀

吾師元瑜先生捐館舍垂十年奇矣長君孔昭持先生
小像來以事狀屬余小子余小子某侍先生最久知先
生最悉受知於先生最深其曷敢謙讓不文俾先生之
名不揚於後世因熏沐盥手走筆爲狀狀曰先生諱之

章字元瑜亦稱士望系世魯侯繆公顯世家蘭陵遠祖
高仕漢爲尙書瑁瑯刺史形爲中牟令尙義敦讓事詳
漢書獨行傳中晉大興初僕射公龕避石羯亂遷豐城
迄隋錄事參軍洪再遷會稽其孫會稽遷寧也自宋二
府君始去寧治東十里而近爲赤城里卜宅曰吉族乃
冒高宗南渡五世孫彥珪輸財助邊補進武校尉嘉泰
淳祐間師皋應符後先成進士衣冠代焜耀不絕凡十
八傳而明宗十處士復自東來遷於西皋是爲先生高
祖娶姚生杰生柏柏子三季者大德先生父父慷慨

香月集卷一

三十四明徵書

一終園刊本

任俠多大節嘗夜拾遺金守待旦還之用鹽筴起家名
與諸士大夫齒母夫人周嫺樛木葛覃之德禱於名嶽
遂娠生先生生而皙白穎異不類里中兒七歲就
塾師上口輒成誦九歲通經義十一能文章前據案角
藝時蒙間頃刻千言筆搖搖不得住一座大驚以爲賈
長沙孔文舉復出抱攜赴郡邑試所至林立聚觀僉噴
噴曰繆氏今有子矣甫勝冠故閩中鳳林孫公督學浙
中按鄞試先生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例得應明年秋試
會孫中人言罷去代者河南茲勉吳公下檄徵諸案有

名者嚴覆校多翻駁不少徇獨首舉先生如前於是名
大噪吳會是年登甲子乙榜同考烏程令還初馬公奇
先生卷以省第一人薦主司者意售之而難第一人公
固爭寧黜毋殿竟不果庚午補澤宮僚先生弱齡奏技
自學使者比歲督校外若撫都御史若巡方若備兵使
若郡邑守前後無慮數十百試試輒滿口譽先生有不
前列先生名者郡卽大譁謂衡文殊贖贖乃坐失名下
士於是諸大夫爭欲致先生以得先生爲己重一時知
名之士莫不引頸願交先生或走數百里脩束脯禮於

先生不啻東漢之歸李元禮也先生亦雅自負謂大物
且暮且立掇而造物者厄之俾不蚤歿闔捷而又促之
年丙子春大人渭南翁辭世先生性篤孝已自傷不遇
不克以五鼎之養逮親存居喪且暮孺子泣雞骨支牀
疴羸幾不能杖所知咸苦口先生奈何不爲宗祊自愛
過哀毀爾爾先生口謝之終弗禁後渭南翁六月遂死
時母夫人周善病庶母弟兩人皆冲稚未有成立食指
替縷縷一旦仰給先生而渭南翁故豪舉喜解推雖治
生人產不屑屑升斗較晚年殖漸落哀迫於內而憂勞

攻於外先生自是不獲免矣先生生於萬曆甲辰卒於崇禎丙子享年三十有三卜葬繆家姆祖塋之側遺命以藏稿及所手錄古本爲殉訃聞當事莫不歎惜四方賢豪束芻相弔道冠蓋望無不爲先生泣下者元配汪孺人子四長胤嘉娶毛氏女次胤芳娶范氏女次胤祉次胤禱先生卒之年嘉甫十四歲芳十一歲孺人汪矢志撫孤治枲麻佐讀今且有聲詞翰克世其業不衰女一適陳先生英敏好學亡寒暑手不釋卷每漏下五更猶聞明啞聲暇則怡情花木或博購奇書名畫請古玩物不了了切世事性介潔不善容人心所可遺數十里必致析疑賞奇酣歌叫嘯相樂也窮日夜投轄不聽去所不可在座踉蹌若背芒刺雖當路費游子弟終不交一言以故羣小咸張目先生而同志則以此多之先生名愈重今墓上之草且十宿郡中推文家宗匠必首元瑜先生少年好譏彈先輩往往自彼積薪至元瑜先生皆斂手攝心無敢輕置喙天之不年壽先生而以才與名壽也若小子某則安能以文貽先生壽夫亦俚次其概以俟後之傳儒林者有采焉

告外祖父母墓文

嗚呼我外王父之殯於茲土也越二十有八年我外王母亦越二十年飄風零雨樵牧侵之每一念至夕不成寐向擬卜吉遷葬是以逡巡歲月而未之逮也遭罹亂世人事不齊誠恐一旦溘先朝露而我外王父母終已不克安窆穿屢戰慄慄如臨深淵爰誦今月之吉鳩工築石壘土而封之庶魄其歸藏永於萬年嗚呼小子力之所能爲如是而止矣傷哉痛哉謹告

祭姪女文

代

香月集 卷一

五四明叢書

幼園刊本

自女之生父母愛之寧女父與女母亦愛之暨女伯母愛之無姪女與女也女王母愛之無孫女與女也顧女於余於女伯母女王母亦無父與伯父母與伯母與王母也自天降割年未笄而女母棄女女伯母先女母之口年而棄女後二年而女父隨女母而棄女於是女王母愛女乃益憐女憂女卽余愛女憐女憂女亦不先女二姊而時拳拳女也嬪於大邦雞鳴克相舅曰宜之視女父姑曰宜之視女母王姑曰宜之視女王母夫子之諸父母曰宜之視女伯父伯母於是王母暨余雖愛女

憐女乃不憂女女父母卽世於今五七年女兄仔肩家務頗能自成立而女復不忝爲人婦余所憂方在女二弱弟卽女女父母九原之下亦憂在女二弟而決不在女矣豈唯不憂女凡女兄手口拮据思所以不墜女父母弓冶而撫育女兩弟者將大望諮詢於女而一疾遽終如茵斯萎謂之何哉嗚呼女母生女育女乃不及嫁女女父及嫁女甫一年而棄女終天之痛長剜女衷猶曰女女父母之不祿女舅女姑女王母聘女娶女待養於女不五六年而反使白髮之人環而哭女女則何安

香齋子集卷二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爲女王母爲女伯父爲女兄皆何安卽女女父母死而有知亦復何安嗚呼爲人婦而至於背爾姑舅背爾夫子捐爾孤穉中道云殂若女母若女伯母斯亦有生之最慘矣以今視女則何敢奢望女以大齊稱偕老假令女歷年若女伯母或若女母則猶有二十餘年得致滌隨效恐鞠於女王姑於女舅姑於女夫子而膝之下有呼母而哭女於筵呼母而奠女於墓者儼然稱宅相於女父母之門豈非萬不幸中之一幸而今竟何望哉嗚呼女十六而女父遣女女舅姑以女母亡故急娶女故

女父亦急遣女使女母不亡未必不遲女數年而娶女
遣女其急娶女遣女而使女得早供婦職以報女王姑
與女舅姑於此數年之內者似有天意焉然而以女王
母與女兄由今視女則前日遣女之日卽女長逝之日
則所以促女而使早訣女於此數年之前者又以女母
之故也思之思之痛其曷極今者女兄與女傷女傷女
父女母而在當如何與女傷女而并傷女父女母之不
得及今而與女傷女女王母與女傷女傷女父女母之
不得及今而與女傷女而并傷女兄之因女父女母之
不得及今而與女傷女而益與女傷女余與女傷女并
傷女王母女兄之傷女父女母而與女傷女而又傷女
父母之不得及今而偕女王母女兄而與女傷女寸腸
九裂一淚千行女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尙饗

方母楊孺人哀辭

代

古憇道人汪生詔獲與益吾交垂今二十年許時則客
剡谿居月必再四過時後則卽不剡谿居則亦必歲再
四過過則必留流浹旬夕投轄不聽去某孺人雞黍治
具出斗酒給我於悲歌叫嘯間久益虔私念汪生落落

竇合一切世莫不狂怪汪生乃有不目汪生狂怪反似汪生能俾一切世狂怪所足多如益吾則已奇乃閩閩中又有不以益吾不狂怪汪生爲非是察其不效一切世狂怪汪生意竟有過於益吾則更奇遭罹世亂汪生衣食於四方走所不與益吾見者幾五六年客冬歸自嚴陵乃克復一過兩人夜半各敘兵火中歷歷且咤且悲每至泣數行下且起見孺人喜某孺人盤匱老無恙也今秋汪生有赤城遊道出剡上則預肅尺一書期以中秋行李煩益吾東道主比歸塗已後登高若干日風

從馬首來嗟乎則益吾之配某孺人亡矣汪生哭不輟聲馬不停轡登堂而訊之則益吾方偕仲嗣君賣租村落間長君亦抱病出攝外舍八尺一棺遺容在幙悲風颯颯從窗壁間出汪生四顧無聊哭且歎久之嗟乎往時過益吾卽益吾暨兩君不在者孺人從戶內辨履聲知爲鄞城汪生汪生云而今竟已矣憶歲辛巳汪生以上元過益吾感疴幾不起益吾爲延醫診治孺人則肩湯藥相時早晚進或漏兩鼓不得寢雞三號則披衣起以爲常餽粥之奉調其飽飢自春徂夏概不敢僮僕誘

邑中爲汪生問疾來者廚傳芻秣復以累孺人孺人終
不有難色退言汪生忘其病忘其病劇且久而身之託
羈旅也嗚呼汪生縱狂怪亦人耳謂能孺人此種種何
耶於是旣訊孺人歸逾月拈瓣香靈座前爲辭而哭之
以誌子哀至孺人之克勤克敏佐益吾起家俾經營於
東西南北終已罔內顧憂和於娣姒益吾克厚分產以
念哀鞠子式穀兩賢庶幾肯播肯穫永不墜厥家汪生
夙昔心儀之俟另詮述以告我邦人今茲痛甚勿違也
辭曰孰能不相以皮而謂子曰非牡而驢孰逢追琢其

香月集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旅而曰我有斗酒以待子不時之需孰拯子於恤醫藥
之復飲食之不夙則暮俾旣生旣育而樂此不爲疲疲
蘇有不炊婦劉有夏羹嫂猶然骨肉而貧賤也孰及子
顛覆而矧能得之我友之姝噫吁嘻非夫人之爲慟而
誰爲者豈眞銅子肝而石子脾

祭外母朱太孺人文

歲在上章困敦望相月晦前七日我外母陳太孺人棄
世小子某敬從家大人後薄酌一卮而復有所哽哽不
盡吾私於是越三七塞壯月望前一日率男某女某等

而哭之以文曰嗚呼死誰弗哀亦誰於死能弗哀一哀之不已又重有哀焉則非常哀者也外母亡矣素帷之下哭母有子哭姑有婦哭王母有孫哭王姑有孫婦返室而哭王母有孫女其以戚屬哭者哭外母有壻哭太母有孫壻哭外王母有外孫有外孫女哭太王母有外曾孫有外曾孫女其爲外母死也哭者其無不爲外母哭也哀者則疇孰返室而哭母者女乎壻所爲一哀之不已又重有哀者也外父亡於崇禎庚辰拳拳以不得外孫爲念外母亡有外孫三矣而女已無存嗚呼事固

不可常而人之不得滿願乃爾外母諸可以遭所不能釋者唯此卽今哭外母者亦諸可以遭所不能爲外母釋者唯此然則壻當奈何然則壻之子若女又當奈何在壻執羔上第時內則我父母我王母在堂稱重慶外則外父母在堂稱具慶天高地厚我樂何如亡何而哭我外父亡何而哭我王母又亡何而哭我母今又哭我外母矣哭外父越二十年哭王母亦越十年哭我母不三年耳天平不謂不三年之內兩哭我母也哭我母則哭無婦哭外母則哭無女而況哭我弟哭我姪纔一歲

哭我冢婦纔又一歲一哭而諸痛集焉豈惟一哀又重
哀而已且再三哀之不盡焉壻亦惟是蚩然木石人耳
否則烏有不腸寸寸斷者嗚呼外母之望壻加恆等卽
壻所自望以效於母亦加恆等不圖世變一以厄我家
變再以厄我榮榮無所將以奉母益簡而外母竟長逝
矣母目安瞑我責安逃雖然壻則薄乎有解我生不辰
昊天莫報於吾母而不克竭吾情其於母而克竭吾情
吾母所以成就某絕類孟陶兩媼然而吾母嘗命某曰
窮通命也遇不遇時也樂羊子妻不忍使其姑食有他

香月子集卷二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物孰是傲非分榮以貽老人憂故某之敢於孤行己志
爲當世畸人特吾母有此命也外母愛壻如母賢達亦
不亞吾母則於此其必有以諒壻矣嗚呼母則可以此
諒壻而壻獨何心須此自解壻卽爲母哭而爲母哀斯
哀已極況重哀之又再三哀之種種者之畢集吾哭中
也死誠有知九原之下母女相見其爲壻哀又當奈何
秋風蕭蕭秋水淅淅率我子我女而拜之靈几前敢爲
外母告曰依依者無恙所不至著盧臥凍傷懷履霜之
操也則壻所以慰母并母所自慰以爲其女慰者儻在

斯乎儻在斯乎尙享

哭鳳六亡弟辭

嗚呼鳳六亡而吾道其益孤也吾落落寡合相與握手
出肺腑示者四五人焉爾比年以來哲人凋喪則二三
人焉爾而鳳六近出吾宗有兄弟之親有友朋之樂身
事諂之家事諂之宗事諂之世事諂之尤晨夕偕忻戚
共也鳳六亡又去其一矣天其將碩果我與何剝我同
類至此極也生既不辰逆天召戾困厄吾所自甘獨是
好友同心談歡訴苦於憂愁落寞中時一開口而笑且

春月十集卷一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多不能四五人也亦僅僅矣豈天井不欲吾奢有之而
又必奪之一以去哉臨終拱手訣別拳拳以教其諸孤
子託嗚呼吾奄奄視蔭爲時廢人詩所謂我躬不閱遑
恤我後者吾有子而尙未知吾得而教之吾不得而教
之也而若之何其能爲諸孤子託也教吾子教諸孤子
則將教之爲孝子爲友弟爲仁人爲信士也孝子友弟
仁人信士如吾鳳六一旦夭折死矣而世間不孝不友
不仁不信之人則康居而肉食衣鮮而策肥何天之所
與常在彼而所不與常在此也教吾子教諸孤子則安

得不教之天之所與而教之以天之所不與也則安得教之以天之所與而使吾子諸孤子爲不孝不友不仁不信之人也使女爲惡惡不可爲使女爲善我未嘗惡昔賢所歎我安適歸矣是月朔諸友人脩社事於某所聞鳳六病且劇僉曰此吾閭里中金玉君子者也有說而歎曰咄安得爲此不祥語也嗚呼然則天之所與果常在彼而不在此也吾今日而行瀆淖然而行積戾然而容慘然柴然矜然任斯世嗤之笑之怒詈之窘辱之而決不敵一日不甘心於此所恃者有天存焉而天竟如斯其不足恃信乎吾道之窮也或曰天者聽於數者也天雖甚愛人甚愛孝子友弟仁人信士之人然而天至大人至眾必不能如爲人親者之愛其子爲人弟者之愛其兄爲人子者之愛其父之專也數之所極則雖愛其子如吾叔母愛其兄如吾鵬九愛其父如諸孤子醫焉祈焉請以身代焉不能一日留其所愛而天何能爲也嗟嗟鳳六然耶否耶尙其排闥闔而問之

祭貞母袁太孀人文

嗚呼古稱節烈尙已毀容貌殘肢體慷慨一訖易耳此

無問其有可激而成者之未敢知曰其必不可靡而敗也貞潔自爲而遺先人宗祏於無如何猶爲經溝瀆計畫亡復之者等是故古之爲趙氏者趙氏有孤則爲趙氏存之死於十五年之後一之乎其死於十五年之前也趙氏一孤立復一孤亡猶將別求趙氏孤而存之死於厓山霧塞之日一之乎其死於平章颺作之日也蓋孤存而宗祏存則存孤以存宗祏可孤無存而宗祏可存則存宗祏而卽以存孤可所謂死者賴後死者以安使死者復生後死者不媿後死者見死者地下亦不媿

此節烈之大不僅之乎以一死區區稱塞也臣道也婦道也太孺人半周甲而所天捐背六尺靡遺數十年淒風苦雨甘之如一日此不難辦一死須臾明甚然而太孺人所不爲者夫誠有見於其大欲得當以報袁氏爾卒能不承堂構式廓用增手挈先人之緒以授之爲後者迄今素幃之下一子七孫俾世世爲先君子宗祏主嗚呼誰賢使先君子無孤而有孤余謂太孺人功在袁氏與張樞密公不應以成敗間而心則苦於程嬰萬萬矣斯爲具大才智成大節烈不鬚眉而奇男子者哉嗚

呼其風既往斯道在人仰止芳操行道猶然欲獻而矧
某以弱女入嬪佳孫相與有瓜葛也桂酒椒漿望慈雲
而展奠曷禁低徊留之不能去云

祭范芝宇文代

嗚呼僕獲交先生數十年於茲矣先生抑抑令儀行言
無擇律己以介石而飲人以醇醪僕一交蓋而忘其肺
腑之在我也僕於里中固多所嚮往竊念以爲如先生
者蓋不數數見已而匍匐四方觀當世所號達人君子
謂得一當先生抑亦不數數見此非僕諛言實鑄諸其

春月子集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慄矣乃先生於僕亦謬相許可一如僕之於先生於是
僑札之分繼之朱陳之好叔兒某又得執子壻禮侍先
生於門僕五男二女稱姻家者七人無若先生誼最篤
卽先生於諸姻亦無若於僕誼最篤僕與先生特兩載
魄耳中則何所不可一者先生年已望八僕僅後其二
幸吾兩人嫁娶之累麤完逍遙杯酒談新訴舊此後日
月天之假吾兩人以式燕未有艾也胡然而先生遽厭
塵埃乘白鶴去耶爲兒子者悲泰山之頽爲兒子婦者
悲昊天之極不難嗟咄付之獨是喪吾良友非特良也

寶喪吾老友榆年倍深哀樂何止作數日惡已已嗚呼
疇昔之歲僕暴病幾不起先生晨夕視我神劑起我僕
今斯之年孰非先生之所畀之而僕於先生竟百身之
莫贖也痛如何其痛如何其嗚呼先生德則先民功則
良相死且不朽伯子賦就玉樓迄今名噪吳會而叔季
扶搖之翮飛騰指顧間諸孫森森玉樹抑死且不朽先
生可以慰矣獨何以慰僕於烏啼花落風清月白時耶

祭張翁文代

余辱與翁交又辱締之盟蓋忽忽如前日事也曾幾何

春月子集卷二

三六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而與翁俱稱望八老人矣余入耄來步不節食不噎耳
聽日視不假借人自幸無諸老翁頽頓可憐態而翁先
余四歲雙鑠倍於余念如余兩人卽不敢侈言青髦白
鹿事至如人世間所稱百歲翁者應亦不難期期亦不
難至前此卒瘞拮据勞勞數十年余兩人皆茶與蓼也
今嫁娶之累靡完翁旣含飴弄孫而余孫亦旣抱子矣
方期與翁捐棄一切逍遙園圃間往來陳饋談歡訴苦
以俟天之一日余兩人當不復茶與蓼也而薺也蔗也
不謂降割自余比年竟得瘋疾塊然四大遂成廢人翁

過視余從牀贊問望之真不啻若神仙然卽前此勞勞數十年卒瘞拮据皆吾神仙事矣意翁別有長生要訣得諸安期偃佺之流余塵世肉囊不能早叩真諦以有今日游魚飛鳥釜中籠中猶望翁一引手救也乃今春忽報翁病病未幾忽報翁死嗚呼生則有死命耶時耶卽翁亦不能逃此而人世所稱百歲翁者誠未易可致耶矍鑠過余不免一死如余疾憊其存幾何嗚呼傷哉匪爲翁傷爲余傷非爲翁死傷爲余不死傷天之不卽死余而病余是獄余也語言之暗余箝也手足之變余

香月子集卷一

毛四明叢書
約閱刊本

械也肢節之木余耨也饑饉餒亂余倅也有生若余何如翁死然則翁之一死真飄飄然稱仙解矣維翁何傷維余爲翁復何傷時屆五七余子余子之子以奠告則戚嗟若出涕沲若嗚呼知生之可樂而以死爲足傷是猶余前者不節不噎時也翁然余言尙其俟余於廣莫之墟

祭陳翁文代

賤子甫勝冠蓋從太翁遊矣太翁高懷至性行言無擇而然諾不苟賤子一交蓋而狂喜過望以爲直覩所未

有也太翁亦謬相別目謂賤子爲可與語遂忘齒定交
歷今二十年所雖世變滄桑往事多不可問而車笠之
祝誌在名山大川皎如白日也汪是清漢之誼臨貺賤
子孳無已歲乙未申錫允令寵孺子舉於冢公之館自
是子孫式好永永庶幾古所稱有終始者矣賤子遭家
不造拮据淒風苦雨中不克備珍以從時聆辟呬之詔
契闊之懷昕夕爲耿私念孺子備奠雁期應不遠太翁
春秋方富而賤子幸無多男女了此便稱尙平願足行
當迎致籃輿促膝話舊佳婦翦韭以佐玄談孺子執爵

春用子集卷一

三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隅坐聽之啞然而笑亦此生極樂事也不謂太翁已不
及待矣人琴俱往遺我寂寥如何如何太翁臨革不亂
且預示家人時曰此自得之夙根不足深怪獨拳拳念賤
子不置而賤子竟罔聞知嗚呼賤子遠不在千里而生
死闊別作如此舉止太翁奈何友此獨薄之夫哉聊拈
瓣香率孺子而哭之夫亦猶是隻雞斗酒之約云爾太
翁不終吐我者賤子幸甚

祭周太翁文

代

於維太翁秉直不刊規趨矩步則古程先匪今斯今無

懷葛天唯上族多名公鉅卿而翁獨以布衣而稱長者
取重於京都鄉國之間歷舉勤其弗倦方視履而考旋
及躬未耀在九曰潛謂宜爾昌爾後若于公閭若王公
堂慶方至而如川胡天不佑奪之象賢有丈夫子三而
弗祿稱煢獨以終七十之餘年杖履頓菱弓治棄捐四
時禴祀誰服先疇之畝百年華表誰焚隴上之錢天之
報施如此修善者其何勸焉嗚呼天道反覆自昔云然
彼爵而彌彼窮而騫彼壽而跖彼夭而顏趙孟之賢而
無後伯道之祀而弗傳某固不遑遠舉卽舉太翁之族

香月集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太翁以一言前若文穆公之休休有容朝野依重近
若思南公之矯矯風節遐邇具瞻夫孰不曰天將百世
佑之而胡以卒不少延嗚呼太翁事已如此何復便便
嗟余弱嗣仰俯姻婭旣悼典型之逝復傷報復之偏哭
翁莫翁慰翁几前使翁有子而無子者實命不猶使翁
無子而有子者惟德不遷苟無忝于所生豈與蔓花腐
草而同溷達人大觀尙垂聽旂

祭馮式融文

嗚呼式融死矣式融病我輩不獲一候醫巫病且革不

獲一握手訣革而至於不諱不獲一臨其屍不獲一視其殮遂巡迄今日相與束篋奠之情乎嗚呼亂靡棘矣生者苦離安有死別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式融生知不知莫不謂式融賢矧在我輩式融死知不知莫不爲式融哀矧在我輩不杖胡杖不鑑胡鑑同管席兮嗟我今無友則哀山頽安仰木壞安放立程門兮嗟我今無師則哀雖然今世何世今時何時我輩不自哀不死乃相與哀式融之死吾安知式融不自快厥死且重哀我輩之不死且重哀我輩之不自哀而哀式融之死也則我

香月集卷一

學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輩誠不敢以死哀式融矣式融亦幸無以死自哀周黍既漸漢儀云亡刑餘之人亡足比數而式融獨得衣冠楚楚以歸全終迄今返於塋見高祖王父不媿爲之子遊于庠見古先聖賢師儒不媿爲之弟陟於上帝左右見二祖列宗之靈不媿爲之臣式融之死可謂薄於命豐於道矣嗚呼式融何幸我輩何辜覩然而生死之不如自哀不暇而奚式融之哀爲式融有知尙其鑒茲

祭陳封公文代

嗚呼天地逆旅光陰過客人生適志耳焉能以吾身爲

桎梏哀斯世之長勤日攢眉而蹙額有鐘鼓其弗考宛
他人之入室大塊既勞我以形骸而腐儒老生復束之
以繩墨維達人之曠觀苦夜長而秉燭我稽先生一何
自適其適而天之適先生以適也先生生而文林公奮
翮賢科河陽著績先生於時五陵裘馬烏衣珠玉紫陌
晨遊華堂夜釀趙女燕姬吹笙擊筑攘皓袖以繽紛挹
羅襦之蕪澤如是者三四十年而未有紀極已而問卿
公鶴起天衢令聞有奕叔季珠聯孫曾竹立洵五麟七
鳳未足誇而琪珪玳瓘綜絳纈維不耑美於昔先生於

春月十集卷一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寵佩天言服其命服館號忘憂人稱知足花笑鳥啼
香清茶熟南山北山謝公之屐可遊五斗八斗淵明之
巾可漉如是者又三四十年而已進乎大遠我稽先生
豪奢類郭汾陽而悠游事外則汾陽所少曠達類阮步
兵嵇中散而黃髮餘背則先生所獨蓋歷少而壯而老
曾無一息之不逍遙以得爾乃厭塵世之糝糠將怡真
於恍惚駟玉虬以長征訪神人於姑射先生久矣空諸
一切而何有茲軀殼猥予小子徒然啜哭先生將母下
視而長笑曰爾烏知吾南面王樂

祭德林周先生文

維庚寅歲孟冬日故中憲大夫貴州思南府知府德林周先生卽世同邑毛子某與先生非有夙昔之交感而不去于心不知涕之何從也因爲文而祭之曰嗚呼先生之死自今日先生之死不自今日也欲死不死而逃而託之於墨而逃而託之於酒嗚呼如先生而庶可以不死也雖逃而託之而卒無解於其中之憤懣而病而卒濱於死蓋不死於病而死於酒不死於酒而死於逃而託之乎酒之心嗚呼如先生而庶可以死也車

香月半集卷一

四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轍所至有先生之政事焉所詠所著有先生之文章焉金石所矢有先生之節義焉嗚呼如先生而庶可以死而不死也先生無一日而忘死吾何敢以死哭先生先生死而先生之心可千百年不死吾何庸以死哭先生嗚呼吾不哭先生之死而不能不哭先生之所以死也嗚呼則毋乃以不死人而哭死人也嗚呼則毋乃以死人而哭死人也嗚呼則毋乃以死人而哭不死人也

祭謝親母文

嗚呼夫人則奈何竟以一死謝也夫人年方強仔肩方

大諸所賴藉於夫人方殷上之白髮在辰甘旨澣綴必躬必虔則婦道以之夫子守儒服而秉家棟老終幼養百凡不可他諉所資內助實多則妻道以之膝前侍者依依綯屨待給熊羆待課縱休待作使齏鹽委積待所稟壹則母道姑道以之夫人柰何竟以一死謝也吾知夫人所處則萬有難耳天平乃復重困之以病病者力不必至之心克至之今而心并不必克至之於是諸所聽覩或與吾心左吾此心又往往與吾力左則夫病有不可以藥石瘳不可以和緩試也夫人則母乃謂吾力

香月子集 卷一

四三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方艱吾心方苦吾總付之無如何有脫然去之終已不顧耳嗚呼夫人則太忍絕矣夫人縱自逸其若所賴藉於夫人何吾願夫人終無然其尙生死爲謝氏厚自効用勸相厥終吾且以請夫人且以思繼自今其何以康我太翁母忤於而志母墊於躬登之戩穀其何以襄我親翁承懽無間以儀厥家大庇後人胥遠於罪悔其何以佑啟兩賢相厚於孝友刑及閭閻同舟急難以并時於艱其何以剛不至愎柔不至窳協和上下以迓天之純嘏其何以鼠雀風雨不蝕於聰聽以殄禍原凡此皆

夫人賁也夫人九原之下目炯炯視胡爲者其聽吾請
直前陰圖之母忽某誼不在秦人越人憂熱內迫敢操
此語以哭諸觴酒俎牲之畔夫人不終規璣者憊弱女
其有幸乎抑亦宗祏之利否則謂我狂且反是不思而
我詬誶嗚呼若是則夫人真死矣夫

奠封中丞太太親翁高公文

嗚呼人孰不欲有得於其前不必其克開之太太翁生
而中憲公已舉於鄉六年又六年而成進士奏最刑曹
出爲名二千石趨庭東郡翩翩佳公子則太太翁之有

春月集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克開之也人孰不欲有得於其後不必其克承之太
太翁甫周甲而太翁天路騰驥敷歷中外威名振秦楚
於是屢拜勳典獲晉今封已羣季且次第而起日月長
麗天者吾不知太太翁歲幾膺綸綍月致俸當幾千石
也則太太翁之有其克承之也不必其克承之不必其
克昌大之殆於不必克承之豕孫親翁纘迺舊服佐績
大司馬其相式好而以孫侍十有五人下而以曾孫侍
四人以玄孫侍二人一門五世冠者筭者總角衿纓者
儷於大衍之數則太太翁之有其克承之有其克昌大

之也不必其克昌大之不必其克盡式穀似之始於不
必克承之竊觀忠敬文武以身係天下安危二十年及
遯跡探薇而隆中之望彌赫有若太翁其人抗節守道
與君賓元亮子容相千古有若諸太叔翁有若親翁其
人洎森森英少咸懷抱利器十日不下食以成文章鳴
呼何其多君子也汾陽公八子七壻數十孫然乃不賞
父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他日大爲諸子悼歎荀陳
號德星所聚而爽或濡迹曹董太丘六子紀誌之外無
聞今未舉問太史氏占云何者要爲光於前古多多矣

故曰有以榮親不惟爵有以壽親不惟年有以養親不
惟鍾鼎則太太翁之有其克昌大之又有其克式穀似
之也則太太翁之有其克承之也人孰不欲有得於其
前亦孰不欲有得於其後不必其克開之不必其身克
承之不必其克承之不必其身克開之是故以劉更生
十二封事而有莽國師者爲之子讀富平侯傳而文深
更爲之父太太翁蜚譽成均拜官清秩積學惇行作鎮
於族而作範於家邦以紹先猷莫不曰中憲公有子也
睹苞毛識丹穴又莫不曰無是父無是子也則太太翁

之有其克開之身克承之有其克承之身克開之也身
克承之又身克開之斯有其克昌大之有其克式穀似
之斯爲有其克承之不必以其身克大亨之聚散夫何
常之有厥或簡書是將一從濤而南一從熾而北白雲
縹緲時則介萬里之懷堂上人非不亦假借之曰古有
以志養毋徒兒女子吾老人以也蓋亦豐於人嗇於天
矣太太翁龍鸞濟濟無一人無一日而不依依膝下者
寢而侍而履錯於房鴈而侍而影滿於堂卽今環棺躡
踊叫號痛哭之聲震天地行道聞之且以歎且以羨也

嗚呼盛矣夫其得以無一人無一日而不依依膝下此
故吾誠不忍言然太太翁所繇備天倫樂事稱介福者
又適以此故也則太太翁之身克承之又身克開之又
克以其身大亨之也嗚呼吾前也無憾吾後也無憾而
吾於前後之際也又兩無憾太太翁眞含笑而仙矣爲
之子爲之孫若曾者其亦少慰焉爾矣嗚呼世之忽而
有今日也太太翁淵源家學人篤忠貞夫孰是敢偷且
夕息以忘生平志所矢者而卒不敢徑行其志以快且
夕決凡以爲太太翁也是故出而視白日淚簌簌被面

若割於腎腸入奉甘旨以慈竊問奴婢浣中裙廁踰則
萬恨消嗚呼然則忠臣義士孝子慈孫之心何太苦而
其所不勝大願之於親者雖百年寧有窮時也河清或
不難俟去日太恩戈揮之不返矣則夫環棺躡踊叫號
痛哭之聲震天地又烏容已已某忝從黃觀察公婉轉
姻好獲數奉顏色於先子後茲長男某又與親翁謬稱
劍合孫女侍櫛曾賢有期數十年夙誼新媿今日者夫
何能不一哭吾私也而今日所以低徊感愴哭之不置
者則又不盡以吾私也嗚呼尙享

香月子集卷一

甲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岳母文代

嗚呼無人而不有之一日也無人之一日而不予其疾
以棘也而我岳母之疾厥在潰瘍視藥剗殺之劑前之
以攻治攻治而不效斯內竭繼之以養治養治而不效
斯外內竭毒痛愁楚牀簀間朝匪吾朝夕匪吾夕凡九
閱月而曾不得寐以側也宛其死矣死無以瞑而生無
可爲慰嗚呼斯人斯疾亡之命矣夫天則何酷而誕降
割於我岳母以罹厥災以子慰曰渥洼之駒有角斬然
毋母謂茲苗恂恂乎孺子也莊莊乎由由乎不植則已

已植而力諸原唯是旦暮登之場圃以光俎豆幽幽泉壤吾終食其實而歆諸嗚呼爾藐焉者孤盥櫛于喙之何知其縱自成立而孰劬劬鞠育以有此日也而今煢煢然不嚴父依則處姊侍而母忍釋然以女慰曰婉變者季自吾母之伏簀而哺沐不遑寢處不遑藥糜之勤而撫摩左右之罔不曲適至萬不可爲而呼號痛哭則又不自恕吾孱然女子也而一惟吾母之職是肩滄滄汚澣凡所以上承我岳父而念哀鞠子者惟其備嗚呼孰實有女而重累之病累之死累之俾顧其母逼如自顧直如顧其父鵲如顧其弟腓如也而母忍釋然以年慰曰電光石火人生匪常五十曰又古不稱天嗚呼姑之在蹶未相厥攸人情年八九若始免於懷抱疚然若墜諸淵夫猶是方舟泳游曰恐曰鞠以肇造我家也一旦而中道是捐若作室與基之鑿之案不與終之若梓材與樸之斲之案不與艘之雖則百年憾如之何矣矧其不逮而母忍釋然則念母者其忍釋然則爲母女爲母婿者其又忍釋然嗚呼某不才叨若母之眷於我岳母旣無能展萬一報而令玉辱嬪鮮家拮据未有胥宇

於湯藥不克蚤夜侍於訣不克啟手足侍於今而母諸所切切怛怛不了了九原下者一不克代則塗之人而已矣斯罪何道斯哀何極擷蔬春圃共調一羹攻文而奠之曷禁淚與血迸也

祭范親母文代

嗚呼余季子某執羔雁登堂而拜我母數稔於茲矣親母不惟壻子字之某有子親母不惟外孫字孫字之季子某且感且媿歎無能以若母若王母者報親母於一日而母旋以病告病而且起且仆於今三年意謂飽

春月子集 卷一

聖九四明叢書

一初園刊本

霜之幹遇秋不凋貞疾之躬勿藥可喜天其或卽以病親母者壽親母從此霍然起循循致于大齊未可知也而不虞其遂有今日也金刀鋌掩寶婺光沈家背慈刑里亡坤則天之不佑豈獨降割我親母哉以親翁恂恂令雅於宗黨有加愛於鄉塾有加禮長者之譽協於且評誰實相之則曰其有爲伯鴻也婦者諸丈夫子蜚聲詞翰少長頭角巍然比於琪珪玳瑁器盡璠璣綜絳纁維才皆經緯誰實儀之則曰其有爲仲郢也母者且以親翁之習於博士家言數不利有司而退而探長桑之

祕望杏林請命者戶外之屢常滿而席不遑暖也諸丈
夫子勉旃藜火幼安之牀當膝皆穿而伸舒之園不窺
者十九年也然而其桑麻耕耨無失時米鹽薪醴無失
備臧獲僕妾無失御賓享慶唁無失文誰寶司之則曰
其有爲之巴人也清者故稽母之年一甲未周年可無
死稽母之德柔嘉維則德可無死稽母之克勤克儉內
外仰之而無小大資之尤萬萬不可以死也不可以死
而死曰維伯氏棄捐之故嗚呼審爾親母亦大不善自
寬矣伯氏鵬翼之圖未南狸首之正已北行道傷之緊

維我母顧親母不聞乎洛陽英妙鵬鳥興歌長吉瑰奇
玉樓就賦才命不兼畀自昔然矣況一鶚云亡雙珠尙
合叔也季也實賢且才用能恢伯氏未竟之志伯氏不
死譬之博者一駟不勝而二駟勝未可爲不勝也親母
何庸是過戚戚者爲伯實有室矢柏姑荼熒熒不天日
夕惟親母是賴親母而重念伯氏也則宜努力加餐自
致於安康爰恤其養爰定其嗣俾伯氏得無憾卽安修
文於地下而今竟拂衣去之彼死者何望而未亡人更
何所望也九原而下親母或恨相見伯氏之晚而伯氏

則母乃以親母之不卒其身後圖爲咄咄嗚呼傷貞婦之心牽亡子之慮而益增我親翁喪明之戚也言之慘矣不忍聞矣若夫親母之波及季子某者其餘也某不能蚤持是說進開譬於親母之前或進之而親母不垂聽也而今而悵悵於靈筵則已無及也嗚呼痛哉尙享

楊媪方孺人哀誄

代

歲庚子夏仲楊子公采之元配方孺人病歿前是余館於慈利令公之塾公采以仲子稟業焉知孺人賢甚悉

春月三集

卷二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於是公采涕泣頓顙謂余不圖茲者天奪吾良相吾安用報若亡已則謀所以不朽若願辱吾師一言余唯唯余維孺人雖閭閻中人哉其智量實出偉男子上婦子楊四十餘年事多人所不易處孺人一以恭順將之於事讓而取勞於物讓而取劣於人言不輕信其我於人有言也不辨或無故譙訶及之不色悻卒之人不得以加我而迄用宜我此殆天性抑似大有師承然於是孺人頌聲滿里有若富不輟素儉不輟施毫不輟勤家政大小一不混夫子子讀而井井咸辦此常事不敘敘

其大者孺人奉慈利公暨封孺人邑養盡孝而尤最得封孺人心封孺人眷顧之有加孺人患瘋症封孺人躬爲撫摩依依若母女未幾封孺人病孺人迨起侍湯藥衣不解帶足未嘗一及私寢如是三月餘爾時孺人病方瘥尙未健飯如平常也臨訣封孺人執手語孺人一如王氏姑之於唐夫人云當孺人初歸時封孺人待之巖時督過不少假孺人彌益恭終乃無間人以是更難之公采每道此輒流涕嗚咽格格不能吐一詞也年三十以胤嗣未廣勸公采置貳得姬戴孺人則奉封孺人

慈利署逾年歸則有以戴過狀白者孺人若不聞煦然溫憚視之若妯娌厥後舉一子孺人則謂公采人言大不足信我諦若無他我誠聽某某言若何繇安此嘗爲戴製冬衣著綿用新封孺人謂若可毋然者孺人曰天寒汲作良苦寧我可不需此竟用之而又懼違封孺人旨衣成綿星星從鍼縫中出孺人用墨筆細塗之其委曲周至皆此類孺人僅得長君而戴舉三子皆孺人抱哺之種痘必孺人寢處俱戴外供粥糜而已仲君得疾幾殆盛夏氣蒸蒸勢無下帷理孺人跌坐牀側爲執筮驅

蚊終夜目不得一交柳子厚稱博陵崔媛無恚忌之行
他姬子雜己子造次莫能辨孺人其過之矣今諸子既
已成立長君介受仲君錫子皆籍諸生歲大比就試武
林擇日戒途孺人旦起初鍼漱裳爲兩君治裝具亡何
疾作遂瞑嗚呼在昔孟嘗被杖廬門休徵解衣卧陳爰
能格親致孝儷於克諧彼讀書明經義君子也孺人何
以得此至如嫉性成鶴鷓莫療以劉夫人閨房秀傑聞
關雎麟趾之誦乃有周公相爲等語其他齷齪復安足
論孺人抑何恢恢有容德也嗚呼是可誅也已誄曰

香月子集卷二

聖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婦而得於姑而幾得之於姑婦也夫妻而得於夫而不
必窮之於夫妻也夫母而爲吾也子者爲非吾也子者
而一一撫之曰其誰非吾子母也夫雲髻我我紛若蘇
何莫效吾大家千秋萬歲維永圖

增祭岳母文代

於維岳母秉德柔貞佐我岳翁發藻明經中年權鞫稱
未亡人鼻甫勝冠女正髫齡二弱一嫠孤苦伶仃蠶鹽
十指機杼一燈課讀課織載式載憑爲姑相攸及於鮮
民之無良則百其屯儒不時逢賈不歲登如以敗舟

乘逆風行我母恩斯踰於所生解衣推食扶危濟傾欲
報之德靡日不勤傷哉貧也力歎於心念母百年尙遠
厥程庶幾犬馬有待桑陰胡然一疾寶婺星沈始母遘
疾丙子歸寧壻亦隨侍知曰非輕醫藥寢可壻乃于征
曾未旬日遽聞訃音不訣於簀不哭於衾養不盡志購
不稱情我罪伊何如山如陵淒風颯颯陰雨淫淫哀腸
百折涕淚沾襟匪哀我母哀我無成

吞月子集卷三

明鄞縣毛聚奎象來撰

文

壽愛巖翁六十序

代

桃源西十里而遙有山曰烏巖家從愛巖翁所居也客問翁曰翁何愛於巖而號愛巖翁曰吾於巖有何愛吾適然而居之斯適然而愛之爾且夫人有所甚愛而後有所不愛也吾無愛則無不愛故無所居而不愛也巖之上有木可薪有竹可脯巖之中有田可稼有圃可蔬

吞月子集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巖之下有流可漱有魚可膾朝焉而霞可飡夕焉而月可觴暑焉而蔭可風冬焉而暄可負自吾祖吾父世居此以及於吾幾百年矣吾今又長子孫焉客謂斯巖猶不足當吾愛也乎在昔天地開泰人懷榮利士之治詩書爲仁義之說者輻湊而走京師趫然之音千日不一至而吾愛之猶夫是今賢人君子感憤時俗咸遁跡以潔身抗志以守道山麓之價視昔十倍而吾愛之猶夫是吾儕小人譬則鷦鷯之栖一枝而足不知其外之有茂林鬱竹也吞月子聞之曰愛巖翁類有道者歟何其

足己而無待哉今人所愛何常之有居窮則愛其通居約則愛其豐已豐通則愛其豫大已豫大則愛其久長推其心雖合墳壤爲之田盡溟海爲之池竭鄧林之材爲之宮室窮五岳之名勝爲之苑囿不足以充所愛也聞愛巖翁之言其亦可少媿矣於是八月某日爲翁六旬初度客有徵言者壽之以歌曰

彼駮者巖抱以白雲夫天尺五絕世所津桃不有漢松亦匪秦一翁悠然愚叟凡巾風煙滿意於今六旬懸弧之旦日躔壽星棗梨初熟橘竹重春載肉于俎載酒盈

香月集卷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樽以我偕老並坐鼓琴諸子諸婦諸女及甥諸我孫子及諸外孫喧堂羅拜三十許人一觴一祝長幼齊聲響振林木谷應川鳴翁喜而笑鼓腹吟云使余而貴爲公爲卿於斯之時饌玉炊金中乾外腴徒搖爾精使余而仙爲喬爲登於斯之時膠鸞脯麟遺世獨立亦子爾形吁嗟樂兮余樂也真吟已更酌朱顏半醺斑斕送舞祝詞再申祝之維何如岡如陵有如斯巖不驚不崩

壽愛巖六十序

天有時有日有月有歲人以其身歷焉而積時以日積

日而月積月而歲而十而百而千萬而壽名時日月歲
天不爲人有天不爲吾一人之身有吾有身而有耳有
目有口有鼻有手有足有耳目口鼻手足而耳之所聲
目之所色口之所味鼻之所臭手足之所便利則有林
有泉有風有月有松竹有魚鳥有詩酒琴棋能者取之
使林泉吾有風月吾有松竹魚鳥吾有詩酒琴棋吾有
而後耳目口鼻手足吾有而後耳目口鼻手足所歷之
時之日之月之歲吾有不則吾耳吾目吾口吾鼻吾手
足總不吾有也耳目口鼻手足不吾有夫將爲丘園田

宅有爲珠玉貨賄有爲桑麻絲枲畜牧有爲妻妾子孫
僕隸有而於是林非吾林泉非吾泉風月非吾風月松
竹非吾松竹魚鳥非吾魚鳥詩酒琴棋非吾詩酒琴棋
而於是耳非吾耳目非吾目口非吾口鼻非吾鼻手足
非吾手足而於是時非吾時日非吾日月非吾月歲非
吾歲而於是天之時日月歲爲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
麻絲枲畜牧妻妾子孫僕隸有而總不爲吾耳目口鼻
手足有而於是積而十百而千萬而至於不可算數而
總不爲吾耳目口鼻手足一歲一月一日一時之有而

若猶竊竊然丘園田宅吾有珠玉貨賄吾有桑麻絲枲
畜牧妻妾子孫僕隸吾有亦大可嗤矣余嘗操是語向
人鮮有會者一日以語岐陽先生岐陽曰然則吾家從
愛巖翁其人哉因縷悉翁狀大都儉而能恕積而能施
向平願畢而能以老自逸余擊節久之曰嘻斯可謂能
有其林泉風月松竹魚鳥詩酒琴棋者歟能有其耳目
口鼻手足者歟能有其時日月歲者歟斯可謂能有其
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麻絲枲畜牧妻妾子孫僕隸者
歟岐陽曰則柰何復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麻絲枲畜

香月子集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牧妻妾子孫僕隸之有母乃與前說異家從夙好西方
氏之學老而彌篤彼將并不有吾耳目口鼻手足者也
余曰不夫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麻絲枲畜牧妻妾
子孫僕隸之與林泉風月松竹魚鳥詩酒琴棋總非吾
耳目口鼻手足所必不應有也耳目口鼻手足不吾有
則林泉風月松竹魚鳥詩酒琴棋皆足以爲累耳目口
鼻手足吾有則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麻絲枲畜牧妻
妾子孫僕隸皆足以爲養且夫惟不有其耳目口鼻手
足也斯能有其耳目口鼻手足也斯能有其林泉風月

松竹魚鳥詩酒琴棋也斯能有其丘園田宅珠玉貨賄
桑麻絲枲畜牧妻妾子孫僕隸也斯能有其天之時之
日之月之歲而十百而千萬而以壽名也愛巖翁適然
有此而不以告人六十年矣先生試於觴祝之下徐以
余言叩之何如

壽漢章鄭先生五十初度序

漢章翁鄭先生依山而居漢章非山人也非山人而誠
山人者也依山而居矣其非山人奈何漢章翁非志於
居山者也古之人有跨白驢煉丹南障者矣有聞松脂

香月子集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地千歲能去三尸棄家遊少室者矣有愛醴泉紫芝
梯巖壁捫蘿葛之莖渡石橋登天台者矣漢章翁生而
家焉非志之則謂之非山人也宜然則曷爲誠山人羣
然山爾羣然山之人爾曷爲于漢章翁乎誠羣然山之
人爾其心翹翹其形也勞其視聽也驚其精則搖搖獨
鶴翔而不下猱猿麋鹿聞聲而避之一泉一石非其有
也夫安得山之而安得人之故曰漢章翁則誠山人也
漢章翁若何翁少事咕嗶於經史無所不窺已乃絕意
進取而逍遙白雲碧澗之下栽松時竹課雨問晴絕不

知人世間有一切苦樂事在如是者垂今五十年則可謂誠山人也翁之言曰無辱是以榮也無榮是以無辱也無喪是以得也無得是以無喪也無咎是以譽也無譽是以無咎也何有乎伊傅何有乎彭喬吾安吾自然而毋強吾所不然得日則吾之日矣得歲則吾之歲矣吾以終吾生而已矣故漢章翁非志於居山者也志於居山者志於養生者也翁非志於居山者也然而於養生之道也盡其於養生之道盡奈何夫漢章翁能不爲羣然山之人有以哉吾生而已矣

香月子集

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士元六十壽序代

甬上李子士元余司李時所得士少篤學裹糧負笈一不問家人生計與吾師桂中憲公以內兄弟相師友經史百家靡不窺歷然年四十而不一遇同社咄咄怪咤李子志不少衰謂遇合有時吾之日固在也亡何甲乙之變李子歎曰吾今技成而無所用之矣遂絕意進取率諸子耕于鄞西之原日與二三父老課晴雨說稻麻見者不復知爲當年李子也越十餘年歲庚子李子六十老矣臘月一日爲初度之辰姻友漉酒賦詩相賀者

戶外之轍幾滿酒酣客舉爵而問曰李子今日其樂矣
乎李子曰吾則何樂吾有田一區及時布稷凶歲可以
不飢吾樂一也內種秫十之三歲釀酒數斛客至出雞
黍佐飲醉則拊缶而歌吾樂二也糟糠婦少吾五歲猶
能汲作凡六乳皆子皆見成立今娶婦三生孫及孫女
六矣數十年不見天札之患吾樂三也古人遭罹世亂
欲逃名而不得有託疾全身挈妻孥以遁逃者矣吾優
游田野矰弋無加吾樂四也吾日夕焚香對天稱謝唯
此數端耳諸君將母斥鷃我與羅子曰李子樂至此乎

香月集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人莫不欲其所未足也少伯隱於商賈留侯託於神
仙此皆功成名立計畫無復之一決而去之已耳若夫
懷抱利器積之數十年一不爲世用此中何能一日已
已而竟已也昔東山有小草之譏終南爲仕宦之徑且
以王仲孺世所指名高節士敗絮自擁終不能不動情
於兒子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今觀李子何其超超
然恬以適也然則李子殆有真樂也已李子仰天而歎
曰嘻有是哉

謝太母六旬壽序

代

余甥蛟關陳仲由與同邑謝某爲僚壻知謝太夫人行事焉夫人姓劉氏年及笄歸謝事叔向先生不數年而先生見背背而遺一女兩孤子襁褓中時太夫人年纔二十有二舅姑旣早世而叔向鮮兄弟行謝雖列戟舊家而世清白亡生人產風雨四壁簞箒不滿隅甫爲叔向終斂舍而柩椁甕甗馨矣或謂太夫人年青家蕭屑母女子計四口食辱婦人手指間何容易辦此曷姑從權濟乎太夫人厲色曰所不卽從先夫子地下者徒以兩孤子存耳吾所許吾夫子者一日而不償吾惡知有

他其覩然人面以貽閱羞爲於是太夫人則謝去膏沐賃鄰園躬自鋤種弱時蔬易米哺孤孤有常飽而太夫人日或不能再食也鄉鄰慕義有願相餉遺者太夫人則峻拒不受禮取別嫌明微未亡人縱貧困義不以餒故使食有他物也如是數十年卒爲叔向字一女成兩孤子婚今且抱孫矣家業稍稍起太夫人蔗景頗愉快云有司上其事御史都御史俱錫額表閭以旌淑節而會太夫人年六十八月某日其生朝姻友乞余言爲壽余何以壽太夫人哉夫下壽六十中壽八九十上壽

一百二十止矣太夫人庸以年壽哉吾諦觀太夫人而求諸史冊間直不鬚眉具耳有若安貧食力則邵陵之瓜朱處士之芒屨也織芥不苟取則范宣之辭絹王脩齡之卻米也手提六尺之孤以全宗祀則程大夫之存趙武侯之輔漢也大節皦皦與日月爭光泰山可移芳名無時而泐太夫人庸以年壽哉雖然卽以年壽太夫人固自有得壽理木植於山而松柏壽百物產於天地而金石壽豈非有堅節者必有長年耶數十年殘燈敗帷中時炎若酷日時寒若嚴霜太夫人歷試而形若灰

香里集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心若木焉松柏金石不堅於此矣世無梵王道有梵王道吾知必太夫人其人世無神仙道有神仙道吾知必太夫人其人彭篋八百韋古五百何足爲太夫人道也今兩孤包養愉愉稱孝行第一孫枝秀異可人太夫人造謝氏厚謝氏之宗祏所以報太夫人必邈遠不可計量須臾天語將至太夫人神且益王貌益腴體益康余惡能測其年之所至余叨列史館采錄節義以發潛德之光吾職也矧在同郡又屬有姻連其敢以不文辭於是乎言

史公六十壽序代

厚子史公以今辛卯登六袞仲秋二十七日屆攬揆之辰姻若友繪圖爲公壽謀徵一言前佐觴公逡巡謝曰禮人子親在不稱老昔老萊子年七十猶衣斑爛戲堂上仆地作嬰兒啼余幸得侍太孺人少萊子年十歲膚未雞髮未鶴余自視若孩太孺人亦孩視之何壽之敢稱且余生不解事惟是徐徐于于枕麴藉糟蹉跎醉鄉中六十年耳深慚尼父耳順伯玉而化之云其敢煩諸君子諛詞之辱於是余表弟全子子京翁子壻也謀於

香雪集卷三

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余不佞不佞曰公意誠謙執詞也固曷卽以公言祝公公將奚辭人生凡事易致而天倫之樂不可幾宋朱壽昌刺血求母歷五十年始得諸蜀中士大夫作詩致賀事與杜尙書羔相類富丞相入中書時母太恭人在堂舉朝歎羨以爲難得年纔五十二耳外若子輿之憶三釜仲由之悲百乘考其年歲多在強艾之前今公周甲子稱杖鄉而太孺人春秋踰八袞康居健飯得日夕脩子職事公自分與諸公所得孰多日者公諸子率子婦抱弱孫酌一卮跪獻公公跪獻之太孺人曰願兒歲歲

得奉觴如此日後酌一卮跪獻公曰願兒亦歲歲得奉
觴如此日一門四世迭相祝也潘子不曰壽觴舉慈顏
和陶陶乎樂哉則宜壽孰如公五柳先生性嗜酒家貧
不能常得故作詩以飲酒不得足爲言阮籍李元忠輩
至求爲步兵廚太常正以自給而當世富貴人有酒如
淮則又蟻慕蝸爭罔晝夜契闊不得輒飲飲亦不得輒
醉雖生千百歲徒相患苦耳公有田歲種秫數百斛得
釀酒無算可無陶阮諸公之憂而率性坦衷載酒德以
遊於世生平忘得喪忘寵辱忘智愚是非兀爾頽爾與

春月子集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人先生者處如是六十年真蘇子所稱一日勝二日
者昔杜甫經天寶之亂流離兵火思飲中山千日酒醕
然到太平而不得公六十年中滄桑幾更與醉鄉遠絕
目是忘年且忘世矣無搖爾精無勞爾形聖於酒者其
天全雅與衛生之經合後六十而爲年者其未艾乎則
宜壽又孰如公夫有天倫之樂而又能自樂其樂卽以
公言祝公祝無踰於此矣外此而效岡陵之頌侈松喬
之稱宜公掩耳不欲聞之也全子曰善因以余言將事
公大喜爲對客掀髯盡醉極歡而罷

壽發吾史公七十序

發吾史先生宋八行太師公後抱德隱居託醫以自效
蓋君平之卜而煙波叟之於釣也毛子造而請曰先生
之道盧倉是僞鍼育起廢錫祉用休僕有奇疾莫之能
瘳敢請於先生僕頭昂而不便俯腰強而不便折膝木
而不便屈胸膈之間介如有物叫號怒詈矢口欲出世
所貴而余以爲賤世所美而余以爲惡世所馨而余以
爲穢世所白而余以爲黑妻孥戚族相予病曰非悖則
拙不識先生有道焉可以已之乎先生曰嘻夫鶴長莫

香月半集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斷臆短莫續象不可使服犁馬不可使碾穀天所命也
子之病此以不得諧偶於世歷今老矣有欲鍼砭子以
一切法者苟聽所爲色且榮氣且昌吾以爲將不得全
吾天故寧安之不謂子復來問于余子不見夫兩肩埋
頭若參軍廣乎偃僂視地若戚施縛乎蹲若乳羊曲以
躋乎結若秋蟬啞以啞乎世之病乎彼與子之病乎此
交病也且孰貴孰賤孰美孰惡孰馨孰穢孰黑孰白者
之果有定乎無定乎而又烏知必子之悖與拙而非世
之悖與拙乎吾與子則亦從吾天而已矣毛子退途遇

盱眙生以其言告之盱眙生曰嘻先生之天全矣天之
所造物莫能壞是故可以齊得喪忘毀譽冥知愚一脩
短吾見姚黃不足爲其德彭殤不足爲其壽也今夫醉
者之於酒也太山摧而不瞬盛夏流金而不炎遇虎不
害墜車不傷其神全也全於酒者猶尙如是而況得全
於天者乎毛子曰有是哉某月某日先生七十初度吾
無所致祝願將之以吾子之言

發吾史先生七旬壽序

代

鄆城之東有碩人焉樸中而方外今居而古處是爲發

春月集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史先生秦子某因履安獲交於先生蓋心儀之知非
尋常人云壬辰孟冬廿有六日先生躋七袞屆懸弧之
辰秦子趨而賀時烟薰刲牲醴酒以祝釐者綦相錯也
先生偉衣冠出見客儀采鑠鑠望之若神仙然座客且
喜且咤因相與擬公之所以壽或曰方瞳修眉垂耳豐
頰天所相也於法宜壽吾聞之姑布子卿或曰史氏世
篤其龐克生人瑞實當神皇帝御曆初載太和之治洽
於民生久厥鍾氣獨厚老不杖終日言不視蔭于酒實
不勝蕉葉飲興酣角覆雖多而不困厚之效也故金石

負堅彭錢引年或曰先生剛直人也率性坦衷多面折人過是則不有以勢詘則亦不有以名市則亦不有以情遷夫子贊易至乾曰剛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生而不息所以能久天之道也或曰無搖爾精無勞爾形軒轅氏之教歟春葛籠夏密陽不餽不醉魯醫之良歟先生明於養生家言長生要訣有授諸青鬣白鹿間者矣按傳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迄秦武王示之病蓋年百有三十歲韋古氏毳袍藜杖蓋年五百餘歲或曰壯不能室者筭未字者喪者疾者毫與悼之媿無告者吾見若井矣叔敖母曰有陰德者天報之福壽爲福先曷以不永年或曰渤海之廬有桓少君之布裳焉霸陵之巔有孟光之石曰焉齊德偕隱琴瑟在御矣爰育二雛脩文而飭行燁燁乎著國士名先生剛而潘孺人劑之以柔先生嚴而兩嗣君承之以順家道雍矣是以心泰而志和志和而色豫色豫而體康秦子起曰美矣備矣諸君子之言矣始之云者得諸天下者也次者脩諸己者也終之取諸人者也天者自然者也己者可以然者也人者有待而然者也吾請質之發

吾先生先生笑而不答於是秦子執爵引滿再拜而前
曰至矣哉先生之爲壽乎殆非凡所擬矣或以問秦子
秦子亦笑而不答

壽林翁六十序

代

茂宇林翁以今旃蒙協洽之歲躋六十傳曰六十始壽
於是翁好西方聖人之學其嗣君聲聞禹公延浮屠弟
子諷諸貝多爲翁壽而復謀於兄御史君非聞俾徵言
於余余惟佛氏之教以神爲君以形爲國國譬則薪君
譬則火薪盡火傳無有窮極可以促一劫爲七日使彼

香月集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生謂之七日可以演七日爲一劫使彼眾生謂之一
劫可以歷百千萬劫而長不生不滅故其言以神仙各
八萬歲爲猶未登正覺而余等拘牽耳目引詩書傳記
之文相與康寧頌彭錢稱岡陵祝余其杓之人夫雖然
佛吾不知其果有焉否也淨土極樂國者去此吾不知
其幾千萬里也念茲齷齪界中其爲毒龍猛虎乃至不
可算數其爲鳩槃荼魔波旬乃至不可算數其爲荆棘
坑坎湯火刀劍受諸濁惡報乃至不可算數翁以六十
老人一瓢一衲趺坐一蒲團上而手一魚子而口一

藏典空中之塵飛雪而我不見牀下之蠹牛鬪而我不聞如土石山頂而有水如純土山頂而有池水如純土山而有池水何此室之不匡廬洛迦庵羅樹園也何此服食供具之不寶衣香飯菩提妙蓮華也何此身之不八萬四千由旬獅子座也何此世界之不毗耶離城眾香妙喜百千珍寶嚴飾土也庸更覓所爲螺髮輪齒玉腋金臂諸不壞身哉雅聞翁天性孝友少失恃孺泣終其身事後母猶母字兄弟之子猶子是夫精進在醜夷不爭人有犯者置不較是大忍辱延師以訓其子若

姪龍鸞虎豹崢嶸庭戶間是大饒益浩浩育育者歸妹愆期者斂含弗成禮者渴人之急如不勝其人之渴之也如取諸寄是大恆河沙布施以如是脩持故得如是解脫如是福德夫豈偶然而已非聞又爲余言聲聞少而才家政無大小一切不以干翁故翁得安隱奉持無諸外道惱其身心令生退屈然則翁有子爲翁大擁護更不亞尼藍婆金剛須彌王大梵二十天王也余風波之民翁諦視不啻同一切眾生墮落煩惱海子願從翁乞大神力放入一毛孔中令普見日月星宿或以右手

斷取十方世界谿谷江河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人非人等於楊枝甘露瓶洗令清淨復安本處翁其肯許我否故聊因非聞之請以人世間法詮出世間法而作是言用致歡喜恭敬之意云或曰翁有心人也其於佛蓋有託而逃然嗟乎若是余又烏得而測諸

壽文字顧先生六十初度序

代

六十翁文字顧公世居西泉之白洋里里去郭二里而遙綠水環廬臚原彌望西山爽氣在我衿袖間洵古所稱樂郊也邇來烽煙未靖櫓槍十室而九視此地不啻

香月子集

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桃花源非復人間世矣公卽舍旁構小築蒔花種竹其中暇則焚香靜坐諷維摩圓覺諸典客至圍棋陸博呼酒角勝負雖秉燭繼晷不倦至今髮尙玄眸子若秋水令不前習公不知公爲六十歲人也夫壽考人所願欲顧余謂所以享此極難自少壯歷耆艾物累多矣侏儒奔走脫粟一盂日苦困憊而當世所指名據高位擁厚資者又踟躕於羊腸九折之塗風波勞勞無已時雖復千百年徒以患苦盈其耳目公以一布衣逍遙物外稊田足以供客芋栗藜藿之收足以佐酒林泉風月高

人勝友足以消永日而娛天年此之一日夫人之十日也如是六十年可以稱壽矣雖然公致此良有素公內行醇謹事兩尊人盡色養已爲尊人營兆域躬自拮据不責諸兄弟之貧者好施與歲荒設粥以活桑間之餓其仁孝性成大足稱述克享此宜也以故公中年艱子子兄弟之子康孫論者謂公厚德於法宜自得子亡何公副室果舉一子今康孫篤學能文章所舉子雖在襁褓中已具食牛之氣仁者必有後天之報施於公不爽矣乃公於所子暨所舉子慈愛訖無間公夫人陳樛木逮下於所舉子暨所子亦慈愛訖無間一門之內秩如也雍如也余竊歎坎坷何必在世以公骨肉間事多人所不易處令稍一齟齬是皆足芥蒂公妨其遊適何從得陶陶若是此更足覘公其身所儀型大矣謂公致此有素良不誣也昔竇禹鈞乏嗣後以名挂天曹賜五子延壽三記夢其祖父告之公行誼彷彿燕山熊羆旣召壽算亦應增註龐眉皓齒以享有子之封爵靈椿一老何足侈也至康孫璠璣國寶公識之總角中此與公先世元公之器司空事絕相類異時捧馳典以酬高厚何

止若安樂侯疏請分封二百戶已已然則後六十年而
爲公壽者其樂更未可量白洋里爲桃花源公豈採
花食實人哉余未審何時得問津一嘗先秦雞酒也丙
弟費子因公中表戚習公最悉於其乞言聊次其語如
此西臯多作者在公家亦指不勝屈儻以余言爲未盡
敢不避席

宗太君范太孺人九旬壽序

代

吾史氏族於海內所在稱盛要無若句甬爲最粵自八
行起家而兩王三相替纓綿互數百年迄今以進士廷

香月集

卷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對第一負天下公輔重望者又吾句甬之史也揆厥肇
造時實惟冀國夫人以婦德開右此丕丕基延於奕世
際茲景運誕新英俊於前斯烈闔閭中則必有嗣太妣
徽音享遐齡而席鴻祉者蓋又得之吾太君范太孺人
太君以皇帝定鼎之十有四載躋九旬稱上壽而太君
仲子厚我從立庵翰撰游京師趣裝南旋圖太君勳事
諸名公之與厚我交者秦編脩補念戴編脩文極丁儀
部飛濤暨太君丙宗路公銓部調垣珠巖兩太史聞之
競前賦詩爲太君壽一時紙貴都門余與庸庵武部蒼

旂版部篆玉詞部竊以族人之誼執筆立庵而後也厚
我意未已徵文焉余以讓諸立庵翰撰不獲已而奉命
佐中允張公典試浙闈比竣則厚我復偕伯氏厚予率
諸子嗣詩嗣服等謁余虎林舟次余時見厚子髮皤皤
踰六望七而諸子燁燁英少則璠璣經緯之彥也余因
謂厚子年已及髦於禮得稱壽而猶依依子舍入奉太
君以孝此古今僅事老萊子年七十斑斕娛親學者稱
道勿絕當時未必克兄弟偕也偕矣抑未必其子姓森
森前者趨後者迎也今太君當辰而厚子厚我兩白髮
在侍下而以孫侍九人以曾孫侍五人以子婦孫婦侍
六人晨昏寢膳影相錯於房聲滿於堂莫不祇栗供事
伺顏色以博太君一日太君神和而氣充心康而身逸
雖必妃富貴其何以加於此也立庵壯年釋褐鼎養兩
大人備極子臣榮遇余每過從必指厚我而諉太君嘖
嘖不容口此非諛言實寤寐跂之矣前是太君少不豫
嗣詩嗣服等叩顙北斗爲太君祈年至請以身代然則
太君於諸事萬無不足所不能前知獨自今已往之年
耳吾聞諸范太史曰太君母夫人楊肅雍樹則爲范氏

婦宗享年百有一歲太君坤德允符壽紀必洽有明徵
矣竊惟厚予伯仲積學惇倫而處潛勿耀彷彿八行當
年獻定兩王之業夫將及嗣而光大之太君克孝克恭
備德孚于上下天必錫之無疆之算俾親見孫曾王路
聯翩捧地綸以榮榆齒如翼國夫人故事百一歲少哉
余不敏母敢效侈口飾詞頌太君聊以適所睹聞爲次
其語止此用暢詩旨所未盡云句甫多作者卽吾族亦
無慮百十家是日車蓋填門詩歌揚扈視京師諸公必
倍余不克少憩僕夫登堂一觀盛美行將謀諸立庵翰
撰採掇以爲國乘光豈徒輝借我史氏爾爾哉

香月集卷三

三

王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壽孫錫蕃六十序

代

余獲交錫蕃蓋因余年友孫開盛云開盛與余論列江
南人物必內舉錫蕃謂忼慨任俠此吾家田孟嘗求之
當世蓋鮮歲戊戌余攬勝石窗則指錫蕃爲東道主錫
蕃一見如故知憩我培風精舍時百花盛開簪履雜遝
錫蕃日出囊頭春相與笑歌芍藥欄之畔每人寂夜闌
杯盤狼籍錫蕃則大觥引滿叫呼索戰鬥者謹下鍵不
聽客逃余竊窺錫蕃鬚髮已皤乃豪氣勃勃絕類諸少

年行疑是顧文叔羅汝鵬當日及與論齒則果然六十歲人矣余正怪詫問座客則又言錫蕃尙有少姬在日醉溫柔之鄉余前撥錫蕃鬢戲曰然則陸展青青法何不講耶因取祝夫人盧郎詩誦之錫蕃睜目謂余若母爲郭開刻畫廉將軍吾自當了此因大笑此上已後十幾日語也越幾月少姬果舉一雌錫蕃則折柬招余於湯餅之會在座者某子某某子某暨某某等凡十有數人酒酣錫蕃掀髯謂余先生今日識廉將軍否余應曰可謂鑿鑿哉翁一座大笑錫蕃曰何笑爲公等自分作

香月集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九十歲人便當傲殺賈長沙矣此南華老人所謂夏蟲不可語於冰者也按史傳所載竇公爲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范長生始事昭帝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扁鵲與趙簡子同時後秦武王示之病則亦百有三十歲李元爽爲耆英首百三十六歲韋古氏羈袍藜杖則五百餘歲斯知彭祖八百未足爲奇以我方此今日直嬰兒之孩耳公等乃謂我老而怯我若爾吾何由得了此麴糵事余歎目開盛此翁乃敢爾大言可若何開盛曰徐思阿兄言亦大不妄

錫蕃雖廉吏子然業故饒陂池園澤竹木菓菜之入足以康其身有振趾爲之子足以娛其志且其曠達不羈之性又足以全其真而樂其天年若知脩短由人吾兄安得不長有此客皆曰善誠如開盛言於是皆起爲錫蕃壽約以次前人酌大斗者三余一之某再之某三之次及某錫蕃曰徑醉矣請少待異日當爲公等飲如約某曰然則當以某月日恐爾時公益不勝醉也蓋指錫蕃生朝云因曰日且近誰爲錫蕃領觴事某子曰唯正爾圖之則拱手曰敢以煩朱先生於是再浹日相率從

余徵言余曰言則惡可已雖然此翁方將軼駕寶范而希踪彭祖夫且自以其年爲嬰兒之孩也而我等數數然壽之母乃復夏蟲我耶且止我等第於是日往試觀錫蕃作何狀至則賀客闐堂錫蕃朱顏半酡矣余前致敬畢因曰近聞嬰兒之孩亦張樂受賀且大召客爾爾錫蕃曰獨不記此乃吾女三朝食湯餅時座上語耶然則那得言便不召客也余笑曰錫蕃言誠辨然古來佳節勝遊良朋讌集類必有能文之士序其事以傳之後今日者何可無數言爲君一記甲子也錫蕃曰諾於是

客有以高秋父羣仙拱壽圖獻者遂次其語筆諸端錫
蕃舉酒酌地謂開盛曰吾弟志之後六十年煩朱先生
再爲我一執此役也

羣仙獻壽圖序爲聲翁顧先生六十初度

羣仙獻壽圖者郊西正咸顧子爲其尊公聲翁先生六
十壽者也層巖積石占幹叢枝雲霧龍蟠駢織詭狀殆
天秀攸鍾翠仙之窟宅哉尊者黃冠緋衣握如意而坐
座後執幢侍者一人左執爵侍者一人執帙執卷侍者
三人鞠躬而前有所獻者一人執安榴從者一人執桃

春月子集

卷三

三四四明書

約圖刊本

者一人稍下童子執桃者執卷者偃僕疾前者凡三人
最下杖者一人拂者一人卷者一人回身而且語且行
者一人其從者或帙或卷或箱凡四人稍前若有所待
而相向坐樹下者各兩人中執帙展視者一人負芝而
侍者一人執杖執盃而侍者各一人合之爲羣仙獻壽
圖云顧子旣購是圖而復乞余言弁其上余笑謂顧子
曰今夫有其說無其理君子勿敢誣也有其理無其事
君子勿敢諛也而況於吾親而烏乎不用吾誠子今者
視諸觥君山之釀歟視諸盤浮槎之種歟崑崙之實歟

視諸庭如車騎如華蓋如飛鳥五色歟視諸几琅函藥
笈之祕而羨門槐里之要篇歟視諸客犀塵鳩杖羽衣
蹁躑五岳遊而十二樓居者歟否則於是圖也奚取顧
子嗒然無以應余笑曰子無庸夫是種種者子自有之
而子未之省也酒以養和維之在德傳曰嘉粟旨酒言
其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吾子冲夷令雅比於君家建康
識者有飲醇之目居庭以色以志慮無不壘塊消而憂
也忘者琬膏金液不旨於此矣請以當執爵者歟昔有
進安石榴於帝者祖收解爲房中多子之慶吾子昆季

鼎立鷓鴣鷺鷥既萃於一門而蘭茁其芽長文文若者
流又繩繩未艾隋珠列宿不灼於此矣請以當執榴者
獻崑崙之桃三十年一熟三熟而曼倩三偷之尊公先
生咕嚕不遇託於魚鹽計然之策七用五而得意此桃
一熟之效也以武一切以文守之折節於賢豪長者教
吾子以成令名名籍籍吳會此桃再熟之效也既富方
穀厥後克昌若于公大其門令可容駟馬若晉國公手
植三槐於庭爲子孫券此桃三熟之效也木精瓊實不
珍於此矣請以當執桃者獻王仲任曰土氣和芝草生

古瑞命紀曰王者慈仁之應崔希喬居家孝友芝產其室一夕而葩先生父子兄弟閭孝友備矣積而能施仁慈著矣內孝友外慈仁和氣溢矣具是德者不卽有其應而必歸之何有乎三華九枝三十六莖而四十二葉爲請以當負芝者獻且子以爲乞長生訣而必問之崆峒之漠漠之舉舉乎稽六經所陳粵若天壽平格粵若彌爾性純嘏爾常粵若自天祐之無不利聖賢脩身立命卽外氏煉形服氣之旨曾吾子肄業及之而不入告請以當執帙執卷者獻仙遷也綺里四先生所廬笑秦

亭老人所止南陽劉子驥所問津皆一時避世隱君子而野史采掇遂籍之神仙傳中今羸火亦少熾矣尊公先生古之與處而天之與徒松雲之與居而鷗鶴之與盟勸耕課讀外惟茲一二素心人樂數晨夕有客相訪通名卽非伏義知決不在劉阮兩生武陵捕魚人之下何必名在丹臺始稱風塵外物哉請以當諸仙者獻眾美咸集觴舉顏和先生真可手握白角指揮四顧曰如意知意云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茲圖之謂也夫

壽張太君何太孀人七旬序

代

往余過剡谿剡谿人士數從余稱光祿張君元輔竊心誌之今年春自布袍芒屨訪余屈瓠山巔爲其母何太君乞言祝觴者則當年剡谿人士所稱光祿君也余未習太君而一覩見光祿君靜然自得此中大不似世人意非得所雅化不及此已而悉太君狀則果然大都自其母教云云然則余將操何語前曾得當太君意夫亦卽徵諸太君所以命光祿君者其可光祿君成童而太君督之學處士君自以白首一編矻矻無所遇所望光祿君甚亟腴脩幣爲歲延經師太君則雞黍治具脫簪

珥佐所不備旦夕必誠曰自余爲爾家婦卽知爾王父急義若渴宗黨突恃以黔而尤賓禮文學士爾父承之令聞不忘可謂克恭天明天寶右序爾張未艾吾忖度之是在爾矣爾小子懋哉於是光祿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連不得志於浙闈而乃以貲入南雍稱國子則太君謂光祿君士誠藉遊處古人蓋不遠千里爾唯是觀於京都之大宮闕之壯麗與二祖列宗之遺烈而退而取於四方人文之聚以濯磨志氣用開發所未足孰與跼踖牖下以惟吾南面王爲凡稱國子有年而僅僅以

恩例得光祿正太君則又曰士何官不可居其何以納
味和氣俾言以信名明以時動政成生殖爲一人慶也
寧茲膳用六牲珍用八物羞用百有二十品已爾小
子其母謂職在下僚以不恪從也蓋踰年而光祿君感
懷禾黍道跡樵夫牧豎間自念以不及處士君而猶及
之太君故甘以三釜養今其奈無辭以對太君何則太
君又以謂光祿君人子固有以義養幸也先人之田廬
在勤耕力作可以不飢不猶愈於嗷呼孺兒苟倖一旦
以爲親榮而母乃實貽之羞也樂羊子妻不以貧故忍

姑食有他物曾爾佩聖者教而忘之於是光祿君謝冕
服以蔬食養歷今十年而太君七旬壽矣余維太君惟
布操作奉舅姑孝承處士君以順和於娣姒下肅於臧
獲之賤此婦職易辨耳卽勸學勸遊拳拳冀其子之有
成亦恆情所有獨是引分自安毅然一斷諸大義於一
切功名進取外別有所爲冀其子之成則古今罕儷也
王夫人截髮一事與陶士行母皆膾炙人口然其意出
於成子之功名而止不足爲太君道其介之推之母及
東漢范夫人乎爲高節而必爲范滂非人子所忍逃祿

入山亦大類矯激光祿君何以碩寬在澗也則太君之
教遠矣故余於太君所拳拳於子之有成者一出之恆
情功名進取外而知太君之所自爲壽與所望於光祿
君之爲太君壽亦必非若尋常彭喬僮佺之說爾爾故
爲具述其大如此太君又有仲子元益器識絕似其兄
而魁梧奇偉過之今已蜚聲譽序有孫幾人有曾孫幾
人皆英俊秀發大可人意厥後其昌乎夫天寶右序爾
張未艾太君固已言之矣

黃太君八旬家慶圖序

春月之集

一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黃太君者觀察公適家楚隨司馬省謀公仲孫郡文學
子敬甫夫人前詩齋先生元配也太君今春秋八旬高
矣子敬率子若孫暨諸婦羅拜獻鵬祝百歲壽已復倩
繪氏爲圖而使長君膚清乞言於余余因題曰黃太君
八旬家慶圖而爲之序圖中幅中紺衣持念珠南向坐
者爲太君左執觴侍者爲子敬隨子敬侍而左者爲家
孫膚清次亦先子敬蓋有仲氏出後伯父亦先卽後仲
與膚清皆名諸生而膚清已受餼又次執貝多侍者爲
昌嗣右上執盃侍者爲家婦柴次仲婦褚卽亦先所後

又次抱幼女侍者爲冢孫婦王次仲孫婦范次少孫婦
張又左下執桃者執芝者爲兩孫女其近三孫婦前侍
者爲冢曾孫女與婦王所抱皆膚清女遠太君膝以手
弄念珠者爲仲曾孫女亦先女前左綠衣朱履右手執
書以左挽幼弟手者爲冢曾孫所挽者爲第四曾孫翠
衣儂而前近鶴以手持物引者爲仲曾孫右衣綠色以
手拍朱衣執丹桂者肩而南向立者爲第三曾孫執丹
桂負立者爲第五曾孫三五亦先子餘膚清子一堂四
世合二十有一人夫子敬踰又八稔髮且旺旺而猶得

率其子若孫暨諸婦稱觴太君膝下則此圖宜爲子敬
莫大之慶稱太君係尊也子敬爲太君致慶也稱八十
誌時也且以知慶意溢也慶意溢何前是太君六旬慶
曰幸有孫矣泊七旬爲太君慶曰冢孫籍諸生且娶婦
有曾孫矣曾又十年而龍鸞繩蟄慶且五之則進之爲
耄再進之爲大齊吾知曾玄森立太君方頷之不盡辨
而所爲翟冠霞帔捧地典以龍光慈懿者慶視今不啻
十之且百之也故曰慶意溢也竊念太君年二十二而
歸於黃又五年而寡煢煢兩孤子耳嗣又奪之一孤去

遭家中落太君以一弱發支門戶惟布操作上奉尊人而下課督遺孤子伶仃孤苦豈自意數十年後子孫日昌以熾有如此耶太君自以不及事司馬公而猶及之於姑全安人故事安人彌謹安人晚得隱疾且足芒刺不能地每溲溺必倚太君太君至則前跪承安人足用手拭其大遺如是凡五年然則入子舍澣洒中幫廁牖何足多也安人謂太君女孝事我我無以報女我卽不起此疾者我必陰福女乃今知安人果福太君昔日之言不虛矣雖然豈唯全安人卽上帝寧不福之帝若曰

世幾有勵志矢節不負其夫子而又不穢視其尊章者而尚靳吾寵錫爲也余所爲屢意溢斷在斯乎斷在斯乎昔先生獨得詩傳於郡司馬至今膺清昆季以此名家詩首關睢實以婦德開右其後人故樛木之章曰葛藟之福履綬之又曰宜爾子孫振振兮余以爲唯太君能不媿斯頌也已子敬第增脩潔白弘乃孝思以克靈承太君嘉祉于永永哉語旣具以示太君之甥高中丞公公曰信太君系出王氏爲太史懋賢公曾孫女懋賢公事肅皇帝議禮盡忠闕下夫人茹檠三十載以奇

節著聞漢桓釐稱先君五更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
女以貞順稱然則太君節孝蓋本諸其世德云

題陳君小影爲五十壽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總沒來繇何如此老一枕黑甜三
杯輒飽五斗一石未爲多千鍾百壺不得少憑他毒霧
慢天怪風刮地當不過兩眼模糊一場潦倒說甚麼劉
邦是項羽非好開元亂天寶說甚麼晉處士楚大夫正
氣歌出師表一部十七史算來只有中山君華胥帝喪
吏部麴秀才諸大人先生斬許多葛藤省許多苦惱今

香月集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壽筵上呵呵大笑倒不願肉芝火芋麟脯龍羹斗大
桃如瓜棗只願得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一齊化作酒池
許我開大口放大肚皮飲箇不了

石擬一章爲柴翁五十壽

余叔允升氏壻於柴內弟曰口先生以癸巳孟秋某
日屆五旬初度叔倩工繪小影前爲壽索余贈言時
余方閉戶讀太玄因戲擬其詞卽影所坐石作頌一
章書而歸之頌石所以擬先生也故題曰石擬亦曰
其詞則吾擬諸玄焉爾

石大學學小堯堯陰精補陽德合無疆君子萬年 次
一毳如鷲如斲之拳如中有蠶蠕如測曰有蠶蠕如富
家吉也 次二山鵲所化獲其金印朱紱方來測曰獲
其金印承天寵也朱紱方來志大行也 次三象縮奇
奇入我夢中測曰象縮奇奇其文炳也 次四含有玉
厥名璞測曰含有玉德積中也厥名璞世所宗也 次
五出水得聲入火得香測曰出水得聲令聞彰也入火
得香帝用歆也 次六二雁來歸一雄一雌受茲介福
于九子母測曰二雁來歸錫胤祚也一雄男子之祥也

香月集卷三

星三四朝儀書

約圖刊本

一雌女子之祥也受茲介福于九子母禱克應也 次
七嶼矣雲根于我起起于我雨雨測曰于我雨雨德施
普也 次八煉五色天柱以無折測曰煉五色養之陸
也天柱無折體之充也 上九年五百厥髓出至人之
食測曰年五百神山開也厥髓出鍾乳名也至人之食
壽與天畢也

聘包宅啟

不佞某長子曰廷諤年十五令習羲氏一經略解卦爻
陰陽奇偶矣前是兩歲辛卯爲卜佳耦而徵寵於大邦

蒙不我鄙夷而賜之諾名山名川司慎司盟共聞斯言
茲諏吉告於祖廟肅貢筐篚之儀維夏至後一日不佞
宜復有言不佞某拜手稽首忭陳推邵子以卦配節實
當自乾之姤之交大易之義乾坤一父母是生八復姤
一父母是生六十四生而不息似續之祥也於候兆矣
在傳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窈窕淑女異日克佐孺子
諤光昭令德以不振先緒章孰大焉孺子諤於不佞爲
一索之震而親翁之有令姪玉位則巽也婚禮以男下
女筮之得風雷之益之益得恆夫婦之道在乎可久故
下經首之以咸恆恆德而貞可以章矣益孰大焉不佞
肆無假泰筮告而敬以吉徵菱菱束帛主臣主臣無可
爲大邦焜燿獨先君子之一經在所用訓孺子諤以冀
克世其家者維此禮成敢請易以進

復梅宅聘書

代

東魯春秋望國請婚薦女徧泗上諸侯我勾章故於越
東鄙濱在海陂盟會聘問之勿克從地使然也矧上闕
貂鷁代榮氏族著聲東魯比於晉有欒胥齊有高國而
鮮宗自先給諫而下弓冶闕焉世德差池復若姜鄭其

何偶之敢稱微惠昊天佑啟我兩家之好執事以趙狐
名俊羈縲從龍焚干旄于下邑蘋蘩之未有主不遺衰
薄而辱使董振鐸之不腆伯子之適用備箕帚嘉儀焜
耀肆不佞并忘其不逮而深賀於來茲也高皇帝誕育
塗山一時佐命諸勳多產厥地瑕丘亦今上豐沛王氣
攸鍾必有若中山開平其人者執事英才碩抱罔俾古
之人希美於前嗣此帶礪河山懋膺新天子寵命一介
女雞鳴之相與有光焉其自中都內外實嘉賴之豈唯
子兩家慶俚言不諛尙敬圖哉謹復

春月壬集

卷三

卷四 明徵書

約圖刊本

復馮宅聘啟

代

不佞某長女曰蕙於前上章攝格之歲許字大侍御馮
公之從孫廣陵刺史玄度大夫之季仲友先生之胤子
旦日月臨鑒職在司盟不佞某王大父江寧公于侍御
公有接鸞之雅歷今四世藉無忘前好而辱董振鐸之
使以一介女充箕帚微榮多矣願勲瞻篤備脩采爛焉
肅儻介而申錫之嘉命不佞則惡乎當之不佞某承命
竦惶拜手稽首讓不敢者再而竊重自忖躍維是首述
虞周則古昔也上邈先公敦舊誨也稱天以臨之共成

命也稱子孫以勗之利後圖也致詞必讓恭也致儀必備惠也則古則順敦舊則孝其命則敬利後則慈敬順孝慈而守之以恭將之以惠明令德矣德以永世其有艾乎是月也律中仲呂之三同位于辰配厥姑洗按志姑洗脩潔百物去故就鮮所以考神納賓也是爲乾九三其詞曰君子以進德脩業胤子當之仲呂微陰始起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坤上而變居亥六三含章永貞地道有終一介女當之且夫黃鍾數之始也五下六上而極於仲呂數之終也仲呂隔八上生復得黃鍾初九終則有始天道所以生生而不息也俾一介女坤則克闡助宣君子之德業比於脩潔以光復侍御刺史兩公之舊物聲施世世傳之無窮厥有徵矣膺保明德而天相之時天人襲於休祥勿問元吉不佞媿無以報龍光而深有慶於來茲也敢颺讓其說以謬附于僑胥董過之後用登諸幘幘

復周宅啟代

先京尹有言曰婚姻之道唯德是卜我祖父世守斯訓以迄於今家第某有女年十五待矣用是弗敢輕字夏

五蒙上國不我鄙而辱董振鐸之家弟以告不佞曰此夫日者御史臺所表閭謂夫有葛天氏之風者乎佩明德而享遐年天殆將啟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巫之母失於是敬拜命越今六月又以納幣告實當太翁應郡大夫賓飲之後七日不佞其何以報龍光惟是鄉飲酒禮工歌鹿鳴之三不佞拜手稽首請再焉家弟曰何居不佞曰於夫食苹之鳴則其誠也承筐之將則其貺也進一介女以爲周蘋蘩主賓之周行也我有嘉賓慶得甥也天之所啟庸在是故曰周道倭遲誌周氏之光遠而自他也我昆弟敢不祗承曰繼自今其必諮于周家弟曰諾遂以是復使者是役也其自先京尹而下實寵嘉之

謨姪婚帖

鮮宗自先事部食墨茲土實當上國西封惠徼鄰好於今幾世厥後司李君脩業于我象來氏則家仲某與焉用克以猶子之誼數獻履長者前暨諸賢從交相見也比於一二兄弟以母忘角弓汪是東壁之光臨炤下邑而鎮撫之惇篤無已不腆孺子謨祗拜允令之錫稱上

國展甥則又藉龍司李君一言以永茲好也職在司盟
八稔矣茲諏吉貢幣不佞宜有言不佞母敢觀護唯是
申敘世好傅之薄蹄敬布於下執事執事其何以穀我
孺子庶于蕃廡以馨俎豆俾長處其願家仲某謹邇聽
下風惟長者辟呬詔之

護音縷薄蹄音赫蹶

穎姪婚帖

家弟翰有子曰穎蓋先士衡入洛之一歲子穎以生亦
越十年而家弟有事於四方弗遑子穎嬾然比於在疚
罔曰子具未有知聿拮据卒瘡用克負荷先人之一綫

春上集卷三

吳四明菽書

約園刊本

則不佞所重爲家弟私慶也爰卜內主以襄厥宗事弗
敢後亦敢弗其慎憲脩氏有言所簡斥者數矣唯是上
闕世德氤氳吾臭味也且又密邇儷于長干之里得朝
夕左右不揣謏劣固以請仰藉先大夫之靈獲拜俞命
之錫有日茲禮宜貢幣謹諏穀三肅使者而旅之庭爰
芟不腆主臣主臣則又徼寵于下執事惟其儀不惟其
物也如天之福異日進小子而造之底于有成不佞可
藉手報我家弟翰矣敢布悃臆惟執事實貺圖之

過俞宅約帖

伏以祥定璧雙繫赤光要于月府慶踰朋百牽紅寵溢
乎星門欣託周親繆忘齊大恭維華闕宗乘玉璫鞞緯
家型召鵲周睢夙切喬瞻尙疏葭倚乃者仲孫某甫脫
鳩車之戲未解咏風仰荷雀屏之招叨占鱗鳳容需蔡
穀肅貢羔纁預訂金盟敬揮九子之墨竦承玉咳竚看
五色之絲不罄寅衷統希丙鑒

孫氏女復啟

不佞於越之鄙人也大邦君子芟于旄於傲里幸竊承
下風焉令弟璠輿國器斌斌質有文武則尤欣慕執鞭

春生集卷三

三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者也狠辱使者既臨卜相宗事老夫竄矣家姪亦幸在
強仕而熊夢待占惟茲一介女惜不男也愛之加甚所
夕爲擇佳婿且願得密邇左右以相脣齒台命下頽雅
與家姪之私旨合於是不謀著蔡敬進使者拜可繼自
今家姪其獲所依矣縛采爛盈不佞謹拜手稽首薦之
宗祏前用告成禮其自先大夫而下實寵嘉之

張聘鄭書代

鮮宗自先刺史而下可治中微岌乎免負薪之不克僅
茲一經相世用弗墜我家聲有弟某遭時不造殞藥之

未有主於今四稔日夕惟獲戾於宗祧是懼癸未歲辱
太翁特達之遇不以皮相天下士得諸傾蓋而嘉納之
以令甥女議伉儷則前旣拜命矣茲請期有日敬脩
純帛之儀不腆主臣無能焜耀上國則又惠徼執事之
光寵重義輕幣猶先志也舍弟願切請纓數奇投筆嫌
司馬者嗚嗚方有辭令甥女以閨房之秀卓然義命自
矢執事復玉成之君子謂是盟也可以風世舍弟其得
所求矣雞鳴克相脩復舊業而光大之匪他則卜伊今
則卜肆不佞旣多太翁逮我舅翁之明德而深有慶於

香月集卷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鮮宗也俾來敢告胸臆惟執事其惠教之

祭封孺人謝太叔母文

代春酒堂

於太叔母璇閨毓質夙受姆儀習嫺內則嫵淑婉靜宗
黨成式版太叔翁梁孟叶蕙華闕高閣佐讀紉織翱翔
藝圃縱橫經籍指日天衢風生六翮詎意玉樓遽尋賀
跡漢駒頓轡芳樹萎葉母也號天誓殉幽宅阻勉自勸
立孤我責志矢柏舟力脩宗祏撫鞠侍御不假訓飭以
己冰霜勵公清白鍾郝再今陶柳又昔弱冠聯翩鵬飛
鳳巢遂晉木天袍加蜀纈天子曰都改授司直廷振風

紀螭潛動色視離河東疏弊釐慝官廚一水歸裝一石
凡此自持無忝母節蒙恩賜致龍章寵錫輝煌翟拂掩
映豹舄旋乞歸養孝稱京國起居甘旨兢兢晨夕孝與
節并天道所陟謂過百年西王乃卽何事奄焉忽參仙
席鸞馭雲空鶴耕天碧嫺戚咨嗟壽未配德所可慰者
太母之貞彤管竹帛太母之教廟廊鼎食太母之福留
俾孫息竚見庭除芝生蘭茁尅期待御還朝奏績敷歷
卿寺崔嵬榮戟黃扉宣麻沙隄捧冊名列旂常勳高社
稷是時焚黃光生窻窻惟某小子寒門蓬荻慙薦與蘿
附松百尺遙薦一奠伏惟來格尙饗

香月子集卷三

聖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范驚百文

代范筆山

嗚呼數載以來故交老友落落如晨星弟每自歎人非
金石豈能久存然竊念神王氣爽如老兄者必將享期
頤之壽庶幾使弟得陪杖屨奉教益以終其身而奈何
今又哭我兄也悲風颯颯哀雲不飛爲之仰蒼天而墮
冠者數四嗚呼已矣誰復知我如兄者耶憶自三十年
前始得獲交於兄其時意氣激發一見有平生之歡弟
既事之如兄而兄亦待我如弟其後弟僑寓吳門兄亦

無歲不來每相與尋夫差廢宮爲之感慨歎息蓋霸圖不可復覩矣已而把酒酌要離之塚烈士之氣千載猶生及其酒酣興盡則登生公講臺踞頑石而坐若中有所得者吳門之人以爲達觀而弟亦無羈旅寂莫之感至弟間一歸里兄必流連晨夕盡歡而罷蓋弟之心無不可以告於兄而兄亦盡力以匡余之不逮此正當於古人中求之世不多見也嗚呼已矣今不可復得矣兄之孝於親友於兄弟以及宗黨交知無不感其盛德天乃報之以子孫行將大其閭門此則人皆知之而弟之晨兄之英爽必將徘徊髣髴於其際其亦鑒弟之衷曲而翩然歆格之耶嗚呼尙饗

祭史及遂文 代范筆山

嗚呼僕之亡弟與君爲僚壻而君之仲氏則又與僕爲姻婭以故交誼款洽者十餘年於茲矣僕每往外家必過君之門因登堂執手劇談不已繼以杯茗意氣歡甚君儀觀甚偉方哆垂耳鬚髯張戟而爲人則中通外朗有慷慨然諾之風自太史公登第以來凡入籌家政出

應賓朋無不人人得其歡心蓋近世士大夫家庭之內
篤同氣而敦天倫者無如太史公而君以從弟才能特
達爲人所嚮往亦無有過之者嗚呼可謂賢矣今歲孟
春僕在吳門聞君將往京師及僕買舟東還而君適北
上虎丘劍池之側未獲一道離情而奈何甫及半載遽
聞君訃耶夫以布衣遊京師者非謁長者以立名則多
以窮愁無聊不得已而託身數千里之外而君之行固
非此二者可比是君雖在數千里之外殆不異於在家
庭也吾意覽山河之崇深觀宮闕之壯麗見人物之繁
庶當必有快然於心者而奈何君竟病病而竟不起耶
嗚呼其所謂命耶昔吾鄉張文定公在京師時有兄北
上道歿其事與君略相類而太史公敦兄弟之誼亦不
亞於文定第文定之兄無子而君自北行後始得一子
則天之報君者意固有在而異日克顯君之令緒以垂
不朽其在是乎嗚呼君亦可以慰矣素車丹旆遙遙靡
卽君其有知吾將歌楚些而招之嗚呼尙饗

公奠陳母周夫人文

代范筆山

嗚呼古之爲朋友者有登堂拜母之禮蓋所以普通家

之誼也而史傳所載爲賢母者必欲其子納交名流身或隱屏而聽以下其議論之賢否甚至截髮到薦不以爲靳誠重愛其子故也某輩獲與夫人之令子交而因悉夫人之賢長君磊落英敏次君風雅蘊藉自其幼時夫人已督之甚嚴奉其師友必謹及今幾三十年而教其子者不衰某輩時一過從夫人必潔盤匱議酒食常曰吾職司中饋敬奉以爲客歡使得長與吾兒遊也嗚呼此意豈可沒哉俗薄道衰朋友誼絕其所稱交好者多以酒食相徵逐博奕相嬉戲以至游談曲說無益於

學者比比皆是而家不知教門無良友是以鬻子儉孫交踵接迹嗚呼聞夫人之風觀二子之賢亦可以少媿矣今者夫人旣棄人間世某輩因其平日之所感激者而一哀之若夫人之孝以養尊章敬以事夫子和以處姻黨寬以待婢僕則州里咸知之某輩猶將萃其羣行而誅之也嗚呼尙饗

自誅文 代董允璘

嗚呼允璘爾五官員爾胡非人人之在世也何必不忠不義不孝不弟奸貪詐僞而後入於獸與禽卽此悠悠

頽惰誇情肆志已謂之自暴自棄而有負其生爾耳能聽而胡無真聰爾目能視而胡無真明爾體能舒能展而胡不中於天然之秩爾口能古能今而胡不本於聖人之經爾處家庭時以敦睦爲懷也而胡未掃其私心爾待友朋時以古道相照也而胡未盡其真誠爾應酬非不悉也而胡任性使氣不顧人之喜怒爾讀書非不勤也而胡貪多務得不見古之精神嗚呼允璘爾性嗜飲爾親戒之而爾常酩酊以酩酊爾性好遊爾親責之而爾時徜徉竟日不知親之倚門恃爾年之猶壯幸親

香月子集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髮之尙新可優游以度日期後來之非今嗟爾父之何在容杳杳以冥冥嗟爾罪之何盡空飲恨以終身縱爾鞭策奮發追東隅之失而爾父已不聞矧爾晏安偷怠茫乎桑榆之至而不知此身之所成爾心則亡矣喪矣尙胡云生爾身則獸矣禽矣尙胡云人爾速自浚洗咎滌塵沈潛於仁義之府出入乎道德之門何以自矜曰一瓣香祝王夫子誦遺文於傳習惟心體而力行

讀胡友蠡先生傳

傳爲先輩李龍標君龍氏撰
代董存存

典午江左非威屈淵聰也南轅塊肉非長江天塹也正

朔垂暨百載詎唯瑯琊安東重耳尙在哉良由王謝張
呂諸君子引賢下士之力多耳南鵠入室五國崩天忠
臣義士裂眦透爪罔不皮癢檜賊嗟乎例之明季檜賊
何可深誅哉檜居政府二十年俾中原無尺寸拓土岳
鄂湛冤普天灑淚然自後亦克懷柔撫輯若吳若劉羅
列森布狼豕豨突之雄不敢牧馬而南下故愚謂宋室
之亡始壞於章蔡終成於韓賈向令侂冑似道而生渡
江之日當秦檜之權半壁江南應無完卵何待崖山覆
舟而決趙氏之不祀哉明季申酉戌之交會逢陽九人
心不死靈旗初指於建康天道未還機槍已入乎帝座
史可法李綱之鎮京洛而出之於封疆馬士英欽若之
知天雄而參之以帷幄遂使阮大鍼逋誅梟獍破桀噬
吞移吮舐婦寺之智爲馮依城社之奸三窟旣成一網
竟盡郊壇扶服痛哭而言曰先皇帝爲東林所誤今日
之事不盡殺東林不可嗟乎渠奴不過欲翻三朝之舊
案雪崔魏之深讎耳豈不知東林非誤國人哉乘雲之
龍潛淵嘶風之驥伏櫪陰霾冥篝火狐鳴魑魅成羣
嘯號白晝不寶兵士而寶玉帛玉帛聚而兵士之甲解

不守門戶而守堂與門戶墮而堂與之楹張淮揚不肩
介馬渡江猶日爭朋黨悉兵以防內難逮至劍及寢門
倉皇警怖則各鳥獸散而以君與敵矣亭厥罪孽出賊
檜萬萬下也八閩東浙義問淑昭君非弘光臣無馬阮
同德一心或可支延歲月乃中書樞密大都異愞之夫
都尉將軍率是疲驕之卒間有一二正人馳驅當路然
亦夙標梗槩學識迂疏不識大體以枕干擊楫之日爲
要盟延譽之時使懷抱有志之士動多掣肘梅子真挂
冠蘇雲卿灌圃跡其苦心夫豈得已江南胡友蠡先生

讀萬卷書養千古氣才量足撐拄補維當雲雷草昧需
人孔亟之時循次兩宰小邑僅以良吏稱閩中正位起
公諫垣撫勦而時事不可爲矣千鈞下折非數銖能支
建章欲崩豈一棟可係汀鞞蒙塵一死報國而已然觀
其與李夫人分囊訂別數語早信及此夫婦成仁何烈
烈也又讀公寄楊機部書有曰讒夫高張錢神執契此
忠臣撫膺長歎之日非壯士出手撐天之會燐鸞撞壁
何益時事又曰此方破涕爲歡彼將餽糠及米偏安暫
安恐不可得慷慨登鬱情見乎詞真血性男子而壯志

不成飲恨以沒誰之咎與此愚謂明季之奸浮於侂胄似道而出賊檜萬萬下也

識斷

臨大事貴斷而斷生於識識定則神閒氣充遇紛變而應之裕如不然臨機炫惑私心橫決以利爲害以害爲利昧昧冥行動觸晉穽余蓋慨然悵昔人履得爲之勢挾正大之名而遷延喪其所守終致隕裂者未嘗不哀其愚而深怪其背忠謀嚮奸逆也夫人臣處危亂之朝惟在伸大義而定綱常以作其銳至於成敗禍福一任

之於天無容以私智衡較其間如漢之皇甫嵩朱儁茲二人初亦矯矯好脩一當事勢傾變五色無主違正言趨狂談去安就危背順效逆兩人如出一轍何與蓋忠義之美名襲於膚而羶豔之隱情中於髓也皇甫嵩身佩左將軍印將兵二萬屯扶風爲一方砥柱時京兆尹蓋勳與嵩密謀討董卓此國家大義所聲勢若發機不容再計決者一旦卓徵爲城門校尉蓋挾素怨欲因而殺之而嵩惛愦不察遂背勳盟應之長史梁衍反覆力諫不從致勳孤立乖其本謀退還京師因循坐墮朱儁

當董卓之亂首倡大義移檄討賊初何凜凜英銳與及李傕郭汜劫駕劫難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備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催賊奉迎天子此萬世一時之舉會催用尙書賈詡策徵備入朝遂辭謙議就徵復爲太僕後卒憂慙以死語云寧爲秋霜毋爲檻羊嵩備當此時義問張皇一動而歎呼應者盞起雲集除國賊建偉勳指顧可定顧乃俛首從人自取困辱悲夫尤可鄙者卓微卽應催徵則又應斯二凶非好爵之糜而兩人無擇木之智原其胸中不甘沈淪妄希榮遇故平日之矯持緣未結知當路身乏奧援機無投合而冥梓自逞耳一旦內徵罔顧君側之賊反恃磐石之安神識曠亂舉動違錯乖梁衍皚雪之訐謾墮陶謙綺霞之翊衛嗟乎宜東漢之季無復振興卒成土崩瓦解皆由若輩悵悵不持燭而經暗室之所致也哉

送董子石雲初授學博之任序

古聖王治民教養兼舉堯帝首命舜曰慎徽五典蓋司徒職主教化次命百揆則冢宰而兼公孤居司徒之次夫唐之重教育若此其專且詳也逮虞廷咨岳首宅百

揆再次始命司徒敬敷五教夫敬敷猶是慎微心法其
施之雖有先後要視時爲升降而播穀食時祇以養民
爲重所云衣食足而禮義興歟周官冢宰次司徒然
專以司徒掌教而後世浸移司徒但司錢穀而已若教
化則歸宗伯焉此其一變也然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
教胄竝次司徒之後是以三卿分任教化一事何其鄭
重與今也禮部何曾教胄子何曾教民卽春闈校試止
論經義文章何曾問孝弟忠信以及品行者哉此又一
變也嗟乎命官至漢唐而後先王遺意蕩然試問六曹

有一養民之職否養民且廢而況教民乎先正云古之
天下君養民君教民其責在上今之天下民自養而士
自學上不復關意焉雖然司教化之責而主持士習轉
移風氣求之今日舍官牆之官誰屬哉宋政和中有建
言者見任教官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
餘辦舉業事以副責任師儒之意可謂明於職守有所
自任而道始尊不苟爲趨迎諛說而氣始壯使天下之
任學博者盡恪遵是說其有神士類宏矣安見廣文一
片席不與古司徒等重哉今董子以請纓之年輒膺師

範其凝重沈深好學篤行固由性成第董子方席豐履盛乃過自哀抑甘淡薄不競躐榮階顧泊然苜蓿寒瓊以獨伸其志是必有所挾持而欲假以自豎立者也昔鄒志完爲潁昌教授范忠宣爲守重加崇禮一日欲鄒撰樂語鄒辭不爲忠宣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今董子欲然之懷自求多益所謂日力得餘辦舉業者其以之自訓訓人克率乃師儒之責固有不遑暇者而暇馳心簡牘樂語自喪所守也哉余忝世譜深嘉終賈之才任膠西之重已信其

奮志下帷必有貫徹天人之學爲時鏡鑑由是坐席累重起而爲帝師王佐匪異人任董子勉乎哉是爲序
與鄒程邨論董文友禘致夫人辨

董子禘致夫人之辨覈矣折諸家之衷排異同之說學足以驅之識足以斷之力足以壹之而於是左欲盲高赤欲暗矣其說本自鄒黍回先生以魯頌閔官令妻壽母爲證夫僖公九年作廟還證以廟見之文其爲傳信可無疑也文友筆海滔滔破從來之鶴突定羣言之聚訟余亦深信其實然而何容異同哉雖然使先生別有

證據余不敢知若第據詩註令善之聲姜與壽考之成風竝提而遽以爲信竊未敢盡然也何也詩人作頌每多諛詞溢美史克頌美僖公而推本上及赫赫之姜媯侈引何所不至乎令妻壽母本以嘏祝其君而備美類稱之且先妻於母已失倫序而不可訓在史臣不過一時賡叶恐未可據爲廟見之確證也何以明之春秋本魯史舊文見夫人於廟重典也使姑姜竝致禮謹非常當時魯史必明書某氏某氏孔子縱欲爲魯諱而三傳何以竝無兩夫人之說彼復奚諱而不詳耶夫邱明親

承聞見於夫子而書此已失實然雖失實於哀姜不聞竝載聲姜也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異詞顧其爲書每樂波諛珠貫往往快其如環之高論而止乃一稱成風不及聲姜一稱聲姜不及成風是所致止一氏當時固無異詞也俱可就三傳失實之中得其無兩夫人之實如謂僖公肆然恃強援而矯焉以逞違祖宗之明訓曠嫡妾之大閑恐并非齊桓所敢尙何也桓公思爲盟主已累數年不待會葵丘日也其聲大義而縊哀姜必不敢悖大義而入聲姜可知即使悖大義而入聲姜而魯

舉國以聽之矣聖人於此必起特筆特文勒成鴻訓而第渾書於日月不刊之信史隱君之惡寧如是乎康侯獨是穀梁而斷以成風良不誣耳余謂僖公拘牽母子之間其時季友賢臣得君行道顧不能正之以大分何與夫考仲子之宮經猶嚴之然未敢決閑也致夫人於廟此以替坊爲無用而棄之季子比附之罪著矣書用致所以責其君臣俱度禮誣上而不氏則切責僖之詞也知然者以歸穉書僖公成風也母係以子見莊公不以爲配也莊公不以爲配則宗廟終不可得而入也夫

子作春秋以正王道定人紀游夏俱不能贊豈僅同文人記載憚於母妻竝列而渾書之與然則文友之爲是說何也曰文友學博而化善揣量權時勢以僖公之媚桓而爲此似當時所必然余何能從千載後決其必不然抑董子以正誼名集其先不有善言春秋之繁露乎隕石後其五退鷁先其六且詳之又詳於名物象數之微豈致廟重禮概從凡舉吾於繁露之無諱而不列風氏與聲氏也又得而信之也文友又云古無太夫人之號此成奚語以之詮經大不可也然其文筆妙天下自

具大手眼非疏學淺識能測而余思抱丸土增岱嶽殆不自量矣吾願告今之業春秋者仲董子之說於天下以明學古之創獲而仍存余說於笥中以見後進之心亦庶幾竝行而不悖矣乎雖然聖人之旨此是則彼非程邛爲先生文孫紹述舊傳而以古文詞稱今之燕許者余願以相質并質之文友何如

魯書自序

今治春秋家奉胡文定爲律令知信傳而不知信經蓋亦幾於改物矣嘻豈所以康文定之心哉卽康矣固曰

春官集卷三

西園明藏書

約圖刊本

唯窮理精義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顧後人沾沾守其說摘發句字演爲篇章如是則得旨不如是則不得旨學者不敢信其手主司不敢信其目不復顧聖人所書者爲何事何意也自昔創爲合傳以策制舉於是帖括家撮傳中彷彿之意語如以桀攻桀以燕伐燕之類兒戲可笑在胡氏且爲矢口之言而後世乃以爲不可易之案非止失經亦并失傳矣故吾謂是經之漸失斷失於業是經者之手無疑也以聖人一生之志得胡氏而偶明今反以習胡氏者而晦豈不惑哉余故治易所著

舌存不敢以示人獨吾鄉楊广石先生以爲於四聖人之心庶幾有遇焉初固望春秋若堅壘疑城不敢一涉其肩者也今年仗劍出遊讀書於古初暇則取胡傳覽之蓋恍乎如有所會悟於其中潛玩再四近三月於茲矣乃信胡氏之所以用心集諸家之成持嚴謹之旨冀以開悟君心而力關介甫新說之惑誠亦苦矣顧因時感事或聖人之所不必志而博稱高舉之其詞正其意婉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是則康侯之心也以爲一經之奧盡於是而靡遺則不可也善乎范武子之言

春用子集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言其義奧之無窮而今之君子祇知沒身於胡氏豈所以見聖心而稱通經之儒哉試起康侯於今日其窮理精義之學吾知有月異而歲不同者然後見聖經之中無所不有豈僅是之爲沾沾者哉輒不自揆妄出一二臆見非敢苟於操戈庸詎非文定之所喜顧以古人終身於是之學而欲以數月之間求之固已謬矣抑劉子駿有云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固亦有志之士所用心刻勵而不忍自棄者也昔漢武好公羊衛

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不得受穀梁向歆父子竝漢
儒宗歆以正明親得夫子故好惡最合而公梁在七十
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屈夫以三
傳皆出於春秋而漢之君臣父子之間同異如此然則
信傳而遺經蓋自古已然況今日頌爲功令以之進退
士哉嗟夫以同出於聖人之旨者而守此攻彼政駿之
才猶各有偏如東家謂之西家西家亦謂之東家豈有
當焉卽胡氏亦云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
旨或泥而不通矣吾故謂今之業是經者非所以康文
定之心也

春官集卷三

五十四 別藏書

約圖刊本

異獸傳一作孽
狐傳

有宋宣和閒天運中徽王室多難災眚迭見陰長陽消
迄七年乙巳有獸升御榻而坐矯誣帝命竊據尊稱營
都冰山拓地玉海下令毛羽鱗介三百六十屬山君山
公蠻氏觸氏辰日河伯巳日寡人白額之侯長鬚之長
虬王蜉王蝮國蜂國咸拜稽首北面稱臣册元龜爲皇
后用喪
册彘及蟒爲左右妃
威夫人趙
昭儀也册豚犬爲太子
劉乃立百官雜采漢唐六朝故事其大將軍則豺狼也

翼其衛將軍則餓虎也魏元其關尉則乳虎也甯成其奉

車都尉則瞎虎也谷其吏部尙書則疽囊狗何其侍中

尙書則崖柴狗鄧其外監則險拙之狗呂文度見其

太師曰黑獺字文其廬州牧曰焦湖獺南唐其僕射曰

驢于其左都護曰長面驢諸葛其尙書僕射曰貓章其

禮部尙書曰鴟鴞蘇其天官侍郎曰橐駝吉其宏文學

士曰疥馳劉其司徒曰狡兔王其光卿曰鴿王荆公

事其大中大夫曰禿鷲羊其鳳閣侍郎曰凍蠅王方其

祠部曰青蠅元其侍中曰泥蛙王仲其殿中侍御史曰

香月子集卷三 五十四明續書 約圖刊本

黑豹王其監察御史曰赤鷲豹李萬李其給事中曰喜

鵲寶其諫議大夫曰鵝曰鴨趙其史官曰獼猴俞其

率更令曰獼猴歐陽其中書舍人曰羊呂文顯亦其河

北采訪使曰梟曰獍劉守其涇州節度使曰黑牛劉知

其記室參軍曰大牛袁其荊湖制置使曰蜈蚣吳其河

東刺史曰碧鶴裴其太守曰鷹義從其知東平府曰湊氛

獅子邵其神泉令曰鷲張其令史諮事以蝦蟆下斌

賦其白事小吏曰劍卑其靈臺保章等官頒曆授時以

蛇虎螭蝮鶴鵠社燕蝙蝠之徒蛇蟠向王虎知衝破螭

蟻於甲子庚申閉口不

食鶴知子午鵲避太歲

燕避戊己蝠蝠品庚申

至其宗室布列要津者曰兩腳

狐楊再曰九尾狐陳彭

曰帶鈴狐令狐曰假威狐國

媚狐駱賓王不可屈指於是開五經科以延四方之士

抵羊羸豕黃牛鼈羸蚌蟹之屬以易進牝雞雉大龜

陽鳥旅獒熊羆之屬以書進鵲鴝鶩鼠蝻蝻螟蛾之屬

以春秋進螻蝻螳螂鴛鴦蟬范之屬以禮進盧龍獫狁

鴉鵲鵲之屬以詩進宋鵲載寶含鬘負珠蚌羌轉丸

魃魃獻錦怒蛙呈勇狂象送齒望風奔走以干祿位者

不可勝紀時有冥鴻者初為高蹈計將充隱焉後不勝

其熱中翻然改曰吾其悔是哉於是鼓翅以往狐亦資

禮之時致飲食焉

太史公曰狐之興何暴哉蹄角黔喙乘勢而起亦一時

之雄也鴻之不終所守曷怪焉亦以不離其類也易曰

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儀哉鴻哉鴻哉儀儀哉

香月子集 卷三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香月子集卷三

附錄

高都御史斗樞郊居詠贈毛象來

芳皋叢薄藹芬盈綠水長渠漾晚暝窈窕精廬紆復直
幽人抱膝睨天雲閉門四簇花光茜繞座時聽禽語嘯
酒鎗茶竈肅軒楹棊几一篇高隱傳海邑飛橫山閣來
層樓影帶遠帆回說劍長颺回茂樾彈琴細雨潤芳苔
砢礪四野征鼙動松颺吹穩遊仙夢弢光一室卽壺天
迷人詎覓猗玕洞回首韶年鉛槧初犀管靈葩照地舒
纔成司馬凌雲賦卻學逢萌瀕海居軒車入洛光何燦
一笑慵歌白石爛沉蘭湘芷日紫懷閒撫朱絃流哀彈
春來門徑柳絲搖細草初茸紅雪飄漁歌蕩漾蒲牙淺
牧笛殷勤杏葉驕蒲牙杏葉春方永隱几幽閒碧落靜
藏器深深歲云邁不向紅塵論醉醒

汪隱君應詔題毛象來吞月軒

金水之英太陰之精抗陽竝麗帟夕耀明天不常晝厥
生夜人赫赫釜齒埋彼靈輪小往大來乾道乃亨晉社
之義吾子所兢

倪評事元楷題毛象來吞月軒

石紐之山吞彼月精天簡女狄大禹挺生奕奕玄圭爰
告厥成贍彼河洛其功誰嗣世胥溺兮魚鼈恣兮彼美
人兮勿西逝兮

高隱君斗權寄毛象來

毛生歸乎來博浪之索亦已衰故園三徑長蒿萊久留
下邳傷我懷毛生歸乎來

徐明經鳳垣哭毛象來

三十年來老布衣文山幕府客應稀一編吞月江干草
數畝清風郭外扉身入重淵熊化碧魂遊千仞鳳翔暉

吞月子集

附錄

一四非旅散書

約園刊本

故人一慟天涯裏惆悵生芻淚暗揮

高武部宇泰哭毛象來

空樓獨自遶牀行落落孤懷誰與傾患難已安予有死
窮愁不謂子無生數楹書屋雲煙色一卷道文冰雪清
悲看封泥還未燥銘君自是意難平

櫻烏方袍白瓊巾誰憐幕府舊時人身存難忘酬知己
家廢先憂養老親他日有書荒井出於今無淚野臺勻
相看祇得遺客在月落空堂照自真

憂目傷人歎其深廿年懷抱恨侵尋胸中獄獄何能已

眼底紛紛詎易任明月半殘今夜色寒燈還吐舊時心
近來學得絲桐理欲報知音調轉沈

周莊吞月子制義序

余嘗讀韓蘇之文每疑其眼耳鼻舌有異授夫天地有
山水而文章無嘻笑則天地之眼耳鼻舌活而人之眼
耳鼻舌死矣天地有花鳥而文章無歌舞則天地之眼
耳鼻舌靈而人之眼耳鼻舌腐矣天地有風雨而文章
無性情則天地之眼耳鼻舌奇而人之眼耳鼻舌天矣
眼耳鼻舌之於人以清淨因得清淨果以濁惡因得濁

香月子集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惡果清淨濁惡存之於人而發之於眼耳鼻舌存之於
人因也發之於眼耳鼻舌果也世界清淨而文章獨不
清淨則其象爲晦爲冥爲刀兵爲殺戮其在斯人必有
裂冠毀冕之報世界濁惡而文章獨不濁惡則其象爲
忠爲孝爲神仙爲佛祖其在斯人必有良友異書之報
吞月毛子其人恥濁惡而喜清淨故其爲文有嘻笑之
樂焉有歌舞之樂焉有性情之樂焉然而其眼耳鼻舌
亦猶是也與我之眼耳鼻舌無以異也與物之眼耳鼻
舌無以異也卽意其與天地之眼耳鼻舌亦無以異也

然則余昔者疑韓蘇之有異授也謬甚而余今將歸廣陵異日者思毛子而不得見將抱其文章向隋宮隱畔或二十四橋明月下讀之則當其吹簫纔罷吾意其眼耳鼻舌一呼卽出矣然則毛子之眼耳鼻舌雖無以異而爲毛子之眼耳鼻舌者亦幸矣哉江南看殘月頭陀弟周莊撰

徐霞鄰吞月子集誌

此爲毛象來先生筆也先生諱聚奎字文垣六狂生之一從錢肅樂至瓜里軍授戶部郎行遯十餘年家人亦

吞月子集

附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之知及老病卒于家謝山先生究心掌故求其集而不可得僅存數篇附于傳中余得之于鶴艇陳先生家讀其書但覺滿腔牢騷無從消遣有搔首問青天之況想是故國遺老不知爲何許人也及讀方石銘三人傳恍然知爲先生之筆無疑也不覺拍案叫絕謝山先生求之不得余小子何幸而獲之陳先生爲里中宿學余生也晚不及詢所從來先生之著作亦散佚無存時藝爲僮父持去殘書中而獨遺此本豈非鬼神爲之呵護哉抑亦當世莫之知也耶徐霞鄰誌

張讓三吞月子集記

毛象來吞月子集凡詩四首文七十四篇首列吞月子制義序無目錄舊藏鎮亭山房陸師處今年夏六月師命長孫寶慈愛伯借讀因浼馮貞羣孟頴傳鈔一冊竝爲裝修完整以答一紙之惠謝山先生毛戶部傳謂竭力求先生集不得惟先大父曾錄其文數篇凡傳中所述均見集中惟孽狐傳附見續香齋集此冊未見書法古秀於廟諱不缺筆當是康熙前鈔本癸丑七月後學張美翊記

吞月子集

附錄

五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王翼林題吞月子集

象來毛先生吞月子集文七十四篇詩四首孽狐一篇存其目而無其文爲吾家抱關齋珍藏鈔本之一種謝山先生求之而未見者也未有徐霞鄰先生誌語藏陳鶴艇先生家而先王父漁颿先生實得之於徐氏其爲霞鄰先生之後與否未可知先王父習古文工書法搜集鄉邦先賢著述斷簡殘編盈篋焉顧早世而先大夫慕曾府君先叔引貫孝廉欲竟述先志而未果見存者如張蒼水鄉試硃卷詩文鈔本姚復莊詩問鈔本及郭

金峨山人詩文原藁

駢文有刻本然僅十之四五詩萬餘首未刻

其著也吞

月子集爲陸漁笙太史借去鈔寫轉爲張讓三先生借去而讓三先生題識竟謂陸氏所有蓋未明此書之由來也曾與陸珠浦世叔言之允見歸焉今其書存張約園先生處先生有志文獻梓刊四明叢書表顯鄉賢著述且於所刊諸書皆述其由來因命復書數言而誌其始末則先生得此書雖借取於陸氏張氏而實有之於於吾王氏抱關齋也王復翼林氏識

題吞月子集

附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吞月子集附錄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